

華嚴專宗學院研究所  
碩士論文

明末清初華嚴南方系與雲棲系的流衍  
——以兩系傳記第二十五至三十世為主

研究生：釋香率

指導教授：徐銘謙 博士

中華民國 114 年 06 月 30 日



## 摘要

晚明通常被視為中國佛教復興的時期，此時華嚴義學的弘傳相當興盛，也開展出不同的法脈傳承。近年發現的《賢首宗乘》與《華嚴宗佛祖傳》，分別由華嚴南方系與雲棲系法嗣編輯，當中記載了本宗的華嚴法脈傳承，亦及同時代的其他華嚴弘傳者。此二法系由於弘法地域的相近，加上《華嚴宗佛祖傳》之作，有部分參考了《賢首宗乘》，故有許多人物於二書皆有傳記。

然此二系傳承仍有各自的特色，南方系僧眾在義學之外，文藝方面也頗有成就；雲棲系則以兼重淨土或兼弘諸宗為人所知。本文以《賢首宗乘》與《華嚴宗佛祖傳》當中，南方系與雲棲系法嗣的傳記為主，探討此二法系的傳承與弘修特色，並比較二書對同一傳主的記載。

根據二書所載，南方系自雪浪洪恩以下，大多重視經論研習，並多有講演《大鈔》。雲棲系的紹覺廣承與月潭廣德所傳，似有不同特色，前者雖兼弘諸宗，仍重視華嚴思想；後者則專弘賢首，部分事蹟與南方系近似。記載差異方面，《賢首宗乘》多敘人物性格、詩文交遊，呼應南方系的詩僧風貌；《華嚴宗佛祖傳》較為簡略梗概，可能反映了株宏對詩文與外學的保守立場。

**關鍵字：**賢首宗乘、華嚴宗佛祖傳、雪浪洪恩、雲棲株宏



# 目錄

<b>第一章 緒論</b> .....	1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1
第二節 相關研究回顧.....	2
第三節 研究材料與範圍.....	4
一、《賢首宗乘》簡介.....	4
二、《華嚴宗佛祖傳》簡介.....	5
三、研究範圍及章節安排.....	6
<b>第二章 南方系法嗣的講經與修持</b> .....	9
第一節 法脈傳承.....	9
第二節 研習、講演經論.....	11
一、雪浪洪恩及其弟子.....	11
二、汰如明河、蒼雪讀徹到含光炤渠.....	14
第三節 個人修持法門.....	17
<b>第三章 雲棲系法嗣的理念與弘化</b> .....	21
第一節 法脈傳承.....	21
第二節 廣承一系的「兼弘」探討.....	23
第三節 廣德一系的修學與弘法.....	26
<b>第四章 從記載差異探討南方系與雲棲系之特色</b> .....	29
第一節 南方系的傳記書寫與文藝創作.....	29
第二節 雲棲系的傳承與袞宏的形象.....	33
<b>第五章 結論</b> .....	39
參考文獻.....	41
附表 1：蒼雪讀徹傳記對照表.....	43
附表 2：雲棲袞宏傳記對照表.....	47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晚明通常被視為中國佛教復興的時期，此時「佛教的宗派性質突然彰顯」，不僅各法派大量使用「派輩詩」以區別僧人所處之傳承，<sup>1</sup>也出現許多記錄宗派傳承的著作，如禪宗即有大量類似族譜的「燈錄」被編纂、刊行。<sup>2</sup>除了禪宗的盛行，晚明對義學研修的重視也超出前代，<sup>3</sup>主要講習與弘揚的有「天臺、法相、華嚴三者，並以華嚴為最盛」。<sup>4</sup>此時期的華嚴弘傳者眾多，開展出不同的法系，各系嗣法者亦編輯了類似燈錄的自宗傳記。

關於明末的華嚴傳承，論者多以魯庵普泰（生卒年不詳）為關鍵人物：

有明中葉以後的華嚴學，首推魯庵普泰。普泰曾任右闡教，兼弘華嚴、唯識的學風，對晚明華嚴學風產生重大的影響。魯庵普泰之後，至少分為五系，分別是寶通系（月川鎮澄為代表）、雲棲系（雲棲祿宏為代表）、南方系（雪浪洪恩為代表）、慈慧系、慈恩系（高原明显為代表）。

5

在此五系當中，以寶通系、南方系與雲棲系傳承最盛，<sup>6</sup>此三系皆直接承襲自魯庵普泰。關於普泰弟子及其所傳，周叔迦有簡要的概括：

泰而後法脈益繁，弟子真圓、極勤、真澧。

圓號遍融，居北京千佛寺，傳祿宏，號蓮池，居杭州雲棲，有《雲棲法匯》。宏傳明理，理傳大真，真傳明源。源傳續法……

勤號無極，極弟子洪恩、德清、慧通。恩號雪浪，創講經文，不牽注疏，為世所宗……

澧傳鎮澄，澄傳顯愚，愚傳照燈，燈傳印顥，顥傳元煥，煥傳通理。<sup>7</sup>

<sup>1</sup> 張雪松，〈被發明的傳統——晚明佛教宗派的復興與佛教譜學的成立〉，《哲學門》第13卷第2期（2012年），頁157-170。

<sup>2</sup> 長谷部幽蹊，《明清佛教教團史研究》（京都：同明舍，1993年），頁381-386。

<sup>3</sup> 釋滿貴，《明末華嚴思想弘傳研究》（高雄：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碩士論文，1996年），頁6。

<sup>4</sup> 簡凱廷，〈晚明義學僧一雨通潤及其稀見著作考述〉，《臺大佛學研究》第28期（2014年12月），頁144。

<sup>5</sup> 廖肇亨，〈導論：撥盡浮雲無一點，任它雪浪有千層：從《賢首宗乘》和《賢首傳燈錄》二書看明清以來賢首宗南北方的發展歷程〉，《明清華嚴傳承史料兩種——《賢首宗乘》與《賢首傳燈錄》》（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17年），頁27。以下引用此文時，將簡稱標題為〈導論〉。

<sup>6</sup> 廖肇亨，〈導論〉，《明清華嚴傳承史料兩種——《賢首宗乘》與《賢首傳燈錄》》，頁27。

<sup>7</sup> 周叔迦，《中國佛學史》，《周叔迦佛學論著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據引文，普泰弟子遍融真圓（1506-1584）、無極悟勤（1500-1584）、一江真澧（1501-1582），分別開展出不同的華嚴法系。由真圓傳祿宏一脈，是為「雲棲系」，或以清初代表人物伯亭續法（1641-1728）為名而稱「續法系」；由無極悟勤傳雪浪洪恩（1545-1608）及其弟子，是為習稱之「南方系」；自一江真澧傳月川鎮澄（1547-1617）乃至清初達天通理（1701-1782），則為「寶通系」。

近年由於文獻材料的發現，使得此三法系的傳承更為明確可考，包括主要紀錄南方系傳承的《賢首宗乘》（以下簡稱《宗乘》）、寶通系的《賢首傳燈錄》及雲棲系的《華嚴宗佛祖傳》（以下簡稱《佛祖傳》）。在弘法地域方面，「雪浪一系主要集中在江蘇地區，續法一系主要集中在浙江地區，寶通系主要集中在北京地區。」<sup>8</sup>南方系與雲棲系的弘法地區相近，不僅雙方法嗣有往來交流，<sup>9</sup>且因《宗乘》與《佛祖傳》的記載皆不限於本系的法脈傳承，而是對弘揚華嚴有卓著貢獻者皆有著墨，故許多法師在二書中皆有傳記。

然此二系傳承仍有各自的特色，南方系「融華嚴、唯識、禪為一體」，雪浪洪恩與其法嗣的文藝成就亦頗受矚目；<sup>10</sup>雲棲系則以「兼重淨土」或「兼弘諸宗」為人所知。<sup>11</sup>本文擬以《宗乘》與《佛祖傳》當中，南方系與雲棲系法嗣的傳記為主，首先歸納此二法系的弘修特色，再藉由比較二書對同一傳主的記載，探討身處不同法系的華嚴宗人，在書寫、編纂本宗僧傳時，是否會有不同的側重，並期能在對照中，呈現南方系與雲棲系各自傳承之精神。

## 第二節 相關研究回顧

對明末清初華嚴傳承的研究，早年以釋滿貴《明末華嚴思想弘傳研究》<sup>12</sup>較為全面地考察了相關文獻，據當時可見的藏內外材料，釐清主要的傳承法系，並指出雲棲系「傾向於淨土與華嚴思想的融會」；南方系對於「江浙至滇南一代，有關華嚴與唯識的弘傳及著作」影響深遠。<sup>13</sup>

<sup>8</sup> 張愛萍，《明末清初續法系華嚴思想研究》（未刊稿）。

<sup>9</sup> 「從雲棲系學僧雪墩智一為其師昴伊佛間《妙法蓮華經科拾》補遺後要請西懷了慧校閱題跋一事不難想像雙方水乳交融之狀」，參見廖肇亨〈導論〉，《明清華嚴傳承史料兩種——《賢首宗乘》與《賢首傳燈錄》》，頁 57。

<sup>10</sup> 廖肇亨，〈從「清涼聖境」到「金陵懷古」——由尚詩風習側探晚明清初華嚴學南方系之精神圖景〉，《忠義菩提：晚明清初空門遺民及其節義論述探析》（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3 年），頁 185。

<sup>11</sup> 廖肇亨，〈導論〉，《明清華嚴傳承史料兩種——《賢首宗乘》與《賢首傳燈錄》》，頁 27；劉因燦，〈華嚴宗雲棲法系考論〉，《2018 華嚴專宗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冊上（臺北：華嚴蓮社，2019 年），頁 106。

<sup>12</sup> 釋滿貴，《明末華嚴思想弘傳研究》，高雄：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碩士論文，1996 年。

<sup>13</sup> 釋滿貴，《明末華嚴思想弘傳研究》，頁 72-77。

在《宗乘》與《佛祖傳》發現之後，此文有部分論點需再商確，如將昴伊佛間（雲棲系月潭廣德法嗣）歸屬於南方系，廖肇亨即認為是未見《宗乘》原書所致的誤判（〈導論〉，頁 57）。

關於華嚴南方系，目前已有較豐富的研究成果，如廖肇亨對南方系雪浪洪恩、蒼雪讀徹等人的研究，<sup>14</sup>主要探討諸人的詩作，當中常引用《宗乘》說明背景；簡凱廷的〈晚明義學僧一雨通潤及其稀見著作考述〉<sup>15</sup>綜合方志、宗譜、文人別集等材料梳理通潤的生平，並介紹三部通潤著作中未入藏的文獻。南方系法嗣蒼雪讀徹為著名詩僧，針對其生平與詩作的研究也較多。<sup>16</sup>針對《宗乘》本身，則有張愛萍考論其作者、成書過程、主要內容與可能的資料來源，以及此書之學術價值。<sup>17</sup>

至於雲棲株宏一系的法脈傳承，有劉因燦〈華嚴宗雲棲法系考論〉，<sup>18</sup>探討株宏至續法這一「小宗譜法」當中，各代人物的資料與師承關係，再考察雲棲法系所用字派及寺院網路，指出此系於明末清初是一頗有規模的教團。張愛萍《明末清初續法系華嚴思想研究》<sup>19</sup>以分析伯亭續法的華嚴思想為主，文中亦綜合各類文獻，介紹雲棲一系諸人的生平、著作與思想，以說明續法的思想淵源。闕正宗〈清初華嚴學的復興——以柏亭續法（1641-1728）為中心〉<sup>20</sup>總結續法在華嚴方面的成就，包括撰作及刊刻《賢首五教儀》系列著作、考訂華嚴傳承世系、為華嚴宗立教明觀等。簡凱廷〈明末清初唯識學在杭州的傳衍——以紹覺廣承法系為主的考察〉<sup>21</sup>匯集多部藏內外材料，探討雲棲系法嗣紹覺廣承及其後學弘傳唯識的事蹟及著作。

除此之外，周玟觀〈明清華嚴傳承史料中的靈驗敘事及隱喻〉<sup>22</sup>聚焦於

---

然而，在釋滿貴所據資料——西懷了慧為佛間弟子智一的《妙法蓮華經科拾》所作跋文中，確實未區分南方系與雲棲系：「我高祖雪浪大師，紹天界無極老人之統，……次有一雨、蘊璞、碧空、月潭諸曾祖輩，繼出之後，始逢普德勛、祖翁，御大願輪，力弘教乘。」了慧作為《宗乘》的編者，且在得見《科拾》（康熙甲申，1704）之前，已經投入《宗乘》的編輯（康熙辛巳，1701），寫作跋文時應已知「月潭廣德一勛伊佛間」為雲棲株宏所傳，卻未區分二系，原因尚待探討。

引文參見《法華經科拾》，CBETA 2024.R3, X33, no. 628, p. 432b14-18。

- 14 廖肇亨，〈雪浪洪恩初探——兼題東京內閣文庫所藏《谷響錄》〉，《中邊·詩禪·夢戲——明末清初佛教文化論述的呈現與開展》（臺北：允晨文化，2008年），頁201-237；〈從「清涼聖境」到「金陵懷古」：由尚詩風習側探晚明清初華嚴學南方系之精神圖景〉，《忠義菩提：晚明清初空門遺民及其節義論述探析》（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3年），頁179-238；〈慧業通來不礙塵——從蒼雪讀徹《南來堂詩集》看晚明清初賢首宗南方系的發展歷程〉，《倒吹無孔笛——明清佛教文化研究論集》（臺北：法鼓文化，2018年），頁337-386。
- 15 簡凱廷，〈晚明義學僧一雨通潤及其稀見著作考述〉，《臺大佛學研究》第28期，頁143-190。
- 16 如孫昌武，〈詩僧蒼雪〉，《普門學報》第20期（2004年3月），頁351-368；顧明義，《明遺民詩僧蒼雪研究》，蘇州：蘇州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
- 17 張愛萍，〈《賢首宗乘》的作者及其學術價值〉，《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2期，頁57-66。
- 18 劉因燦，〈華嚴宗雲棲法系考論〉，《2018華嚴專宗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冊上，頁101-112。
- 19 張愛萍，《明末清初續法系華嚴思想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博士論文，2014年。
- 20 闕正宗，〈清初華嚴學的復興——以柏亭續法（1641-1728）為中心〉，《2012華嚴一甲子回顧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華嚴蓮社，2014年）冊上，頁191-204。
- 21 簡凱廷，〈明末清初唯識學在杭州的傳衍——以紹覺廣承法系為主的考察〉，《新國學》第11卷（2015年7月），頁217-237。
- 22 周玟觀，〈明清華嚴傳承史料中的靈驗敘事及隱喻〉，《2019華嚴專宗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冊下（臺北：華嚴蓮社，2019年），頁373-387。

「華嚴宗傳記之寫作」，此文以《宗乘》為主要材料，分析僧傳中的神異靈驗敘事，意在證明僧人不凡的出生和修行成就，以為後人典範，與一般靈驗記常見的「藉由修持行善而消災增福」之主題不同。

綜上所述，現有研究多是在論及南方系或雲棲系的發展或人物時，以《宗乘》與《佛祖傳》為參考資料，但對於二部傳記本身所呈現的法脈傳承、法嗣形象，以及二書對同一傳主的記載異同等，則尚未有專門的探討。

### 第三節 研究材料與範圍

本文以《宗乘》與《佛祖傳》中的僧傳為主要材料，以下先簡介兩部著作的概況，再說明本文研究範圍及章節安排。

#### 一、《賢首宗乘》簡介

《宗乘》原藏上海圖書館，後由廖肇亨主編、簡凱廷點校，收入《明清華嚴傳承史料兩種——《賢首宗乘》與《賢首傳燈錄》》。《宗乘》的主要編者為南方系法嗣西懷了惠（1650-1717），後有轉淨上修（生卒年不詳）增補之續編。<sup>23</sup>此書旨在記錄華嚴宗法脈傳承，如王錫於〈賢首宗乘補編序〉所述：

昔弘師念夫《傳燈錄》著於宗門，《佛祖統紀》著於台家，獨賢首宗散失無考，殊為闕典，立志博訪纂錄，幾經歲月，因緣會合，集成七卷，標以《賢首宗乘》。<sup>24</sup>

文中提及禪宗《傳燈錄》與天台宗《佛祖統紀》，為了惠編纂《宗乘》的動機。除了效仿二書之例，留存自宗傳承史料，避免日久「散失無考」，或也意在以自宗人物的修證事蹟，回應《佛祖統紀》對華嚴宗的批評。<sup>25</sup>

《宗乘》全書依時間順序，收錄自唐代華嚴五祖至明末清初的華嚴宗人傳記，分為三個部分：第一「華嚴祖師」，即初祖杜順至五祖宗密；第二「諸祖旁出」，目次中列出二十五人，其中有傳記者七人，包含新羅義湘、靜法慧苑等六位法師，以及方山李通玄長者；餘人有目無傳。第三「賢首正宗」，收錄「第六世奧法師」起，至第二十九世諸人，每一世可能收錄多人，如第九世有長水子

<sup>23</sup> 廖肇亨，〈導論〉，《明清華嚴傳承史料兩種——《賢首宗乘》與《賢首傳燈錄》》，頁34。

<sup>24</sup> 王錫，〈賢首宗乘補編序〉，《明清華嚴傳承史料兩種——《賢首宗乘》與《賢首傳燈錄》》，頁95。「弘師」指西懷了惠，字「弘方」。本文所引《賢首宗乘》內文俱出自此書，以下僅註明《賢首宗乘》書名及頁數。

<sup>25</sup> 「始、終、圓、頓四教，皆無斷伏修證分齊。至說《起信論》觀法，則云：『修之次第，如天台《摩訶止觀》』，豈非有教而無觀耶。」《佛祖統紀》卷29，CBETA 2025.R1, T49, no. 2035, p. 293a28-b2。

璿、廣演遇榮二人傳記，及識達行清、省才法師等九人有目無傳。<sup>26</sup>

根據上述編排，此書在華嚴五祖時期與第六世以下，採用了不同的敘述次第：華嚴五祖部分，先分「正宗」與「旁出」，再各自依時序介紹；第六世以下，則僅以「世」之先後為界。之所以有此差異，可能是編者欲突出「華嚴五祖」的特殊地位，如卷首〈緣起〉所言：「源從五祖所發，滴滴法乳無不宗此華嚴教觀為正宗，外此則非也。……惟茲五師實為綱紐，百世宗之。」<sup>27</sup>

至於「旁祖閏嗣」收錄的標準，〈緣起〉亦有言及：

諸祖旁出，代不乏人。今惟列海東義湘、西京慧招……之六人者，以其具三例故，一者觀行修明，二者講訓有旨，三者著書明宗；三法具備，可作後世模範。外有師承失考、源流罔據者，為未詳法嗣，隨正宗時代而分列之；有法嗣者，亦隨列附焉。<sup>28</sup>

雖然文中所舉之例，是與華嚴五祖同時者，即第二部分「諸祖旁出」所列，但言「未詳法嗣，隨正宗時代而分列之」，實屬第三部分「賢首正宗」的編排方式，是故此處應可視為了惠統論是否足以列入「旁出」的標準。

第六世以下既皆統稱「賢首正宗」，每一世的「正宗」與「旁出」似無明確界線，但從序文盛讚「近代惟雪浪大師道望最隆」，又言編者「弘方法師，雪浪五世孫也……撰《賢首宗乘》一書，世次犁然，嫡派旁支歷歷可考」，<sup>29</sup>可見書中仍有「嫡派旁支」之別，而以雪浪洪恩一系為正宗。傳主是否屬於「正宗」，則大致表現於每一世當中的先後次第，正宗在前、旁出在後。如雪浪洪恩以下的第二十七世，先敘一雨通潤等十位雪浪弟子，次及憨山德清法嗣支浮戒岳、雲棲祿弘法嗣月潭廣德等。<sup>30</sup>

## 二、《華嚴宗佛祖傳》簡介

《佛祖傳》為雲棲系法嗣伯亭續法（1641-1728）之作，目前僅有張愛萍於上海圖書館發現的清初刻本，<sup>31</sup>共有十篇十四卷，內容較《宗乘》涵蓋更廣，涉及「華嚴宗法脈傳承」、「華嚴宗教義」和「華嚴宗信仰」等方面。<sup>32</sup>

華嚴宗人的傳記資料，主要見於卷四和卷五的〈賢家宗乘篇〉。卷四首先記載「賢家五祖」事蹟，再述〈賢首宗乘獨派傳記〉，即續法所在的雲棲一系傳承；<sup>33</sup>卷五則是〈賢首宗乘分枝略記〉，標題下有小字注：「正傳如初，旁出如

<sup>26</sup> 《賢首宗乘》，頁 101-104、161-163。

<sup>27</sup> 《賢首宗乘》，頁 98。

<sup>28</sup> 《賢首宗乘》，頁 98。

<sup>29</sup> 潘耒〈序〉，《賢首宗乘》，頁 91。

<sup>30</sup> 《賢首宗乘》，頁 113-114。

<sup>31</sup> 張愛萍，《明末清初續法系華嚴思想研究》。

<sup>32</sup> 張愛萍，《明末清初續法系華嚴思想研究》。

<sup>33</sup> 〔清〕續法，《華嚴宗佛祖傳》，清刻本，卷 4，頁 1-24、25-45。「賢家五祖」部分，內容大

後。」<sup>34</sup>如同《宗乘》，《佛祖傳》亦以作者身處的法系為「正宗」，同時收入許多「旁出」的華嚴宗人傳記。

在敘述次第方面，則較接近《宗乘》對華嚴五祖及其旁出之編排，於卷四先將「正宗」由初祖至第三十一世介紹完畢，卷五再重新由華嚴五祖的時代開始，依照時間先後，敘述歷代「旁出」的華嚴祖師。

現有研究已注意到《佛祖傳》於華嚴傳承部分，應有參考《宗乘》：

除伯亭續法所在一系外，《佛祖傳》中關於明清華嚴宗的傳承主要是雪浪洪恩一系及祿宏門下傳天界寺一支，從內容上看這一部分傳承人物的傳記雖然較為簡略，但依然可以明顯看出以《宗乘》為寫作底本的痕跡。<sup>35</sup>

除了內容與人物的近似，從《佛祖傳》的內文，也可明確看出續法對《宗乘》的參考。在卷五之末，如同《宗乘》也列出了一些尚待考察的僧人，並言：「□□宗乘標名無釋，人師俟考者，統錄於此，再為研覈。」<sup>36</sup>句首二字雖無法辨認，但從其後所列之人名，皆屬《宗乘》目次中有目無傳者，<sup>37</sup>可見此部分所參考的確為《宗乘》一書。學者認為，由《佛祖傳》參考《宗乘》一事，「可見雪浪洪恩一系在明末清初的影響力，當然，這樣的影響力也與江浙兩地在地理上的相近是分不開的。」<sup>38</sup>

### 三、研究範圍及章節安排

本文擬以《宗乘》與《佛祖傳》當中，第二十六至三十世的記載為主，探討兩部著作所呈現的華嚴宗法師形象。如前所述，明代中晚期的華嚴法師，首推魯庵普泰，普泰在兩部僧傳中，皆為第二十四世之「正宗」，在此之前的法脈傳承大同小異。普泰之後，分別開展出「無極悟勤（1500-1584）—雪浪洪恩」的南方系，和「遍融真圓—雲棲祿宏」的雲棲系，二書自二十五世開始，雖然所載人物仍多有重疊，但在次第及主要人物傳記的詳略上，有了較大的差異。加上二十六世的洪恩與祿宏，分別是兩系的代表人物，故本文以二十六世以下，為主要考察的範圍。

《宗乘》之「正編」主要記載至第二十九世，「續補」記載至第三十二世，

---

致與續法另一著作《法界宗五祖略記》相同，參考 CBETA 2024.R1, X77, no. 1530。

<sup>34</sup> [清]續法，《華嚴宗佛祖傳》，卷 5，頁 1。

<sup>35</sup> 張愛萍，《明末清初續法系華嚴思想研究》。

<sup>36</sup> [清]續法，《華嚴宗佛祖傳》，卷 5，頁 41。

<sup>37</sup> 不過，有部分《宗乘》所列人名，未見於《佛祖傳》俟考部分。初步考察，或許由於《佛祖傳》僅錄「標名無釋，人師俟考者」，故未收入《宗乘》當中「有目無傳」但「師承可考」者。例如，《賢首宗乘》的「諸祖旁出」所列之無傳者，以「宏觀、文超、東都智光、荷恩宗一、經行慧英、源然旋曉」等人為首，但前五人為賢首法藏法嗣，故《佛祖傳》此部分以「源然旋曉」為首。

<sup>38</sup> 張愛萍，《明末清初續法系華嚴思想研究》。

<sup>39</sup>正編作者西懷了憲為第三十世，其生平見於「續補」中。<sup>40</sup>《佛祖傳》記載至第三十一世，作者伯亭續法為第三十世，書中有續法自身及其傳法弟子的傳記。由於第三十世開始，兩書記載的人物不多，且幾乎不再有交集，故本文考察的範圍，主要至《宗乘》正編所載的第二十九世止，並視需要參考第三十世的二書作者生平。

以下第二、三章，先分別探討《宗乘》與《佛祖傳》的記載，釐清二書所記錄的法脈傳承，並歸納傳記所呈現僧眾自行化他的特色；第四章則綜合比較二書記載之異同，包含傳承譜系、對其他法系的描述，以及關鍵人物之傳記比較。

---

<sup>39</sup> 正編主要記載至二十九世，但在兩篇〈後序〉與〈跋〉之後，接著是三十一世隱山照瑞、三十二世性原解智之傳記，其後才見「賢首宗乘續補」之標題，及始自三十世曉庵覺了之記載。見《賢首宗乘》，頁 275-285，及頁 118-119 對原書目次之說明。

<sup>40</sup> 《賢首宗乘》，頁 287-289。



## 第二章 南方系法嗣的講經與修持

### 第一節 法脈傳承

《宗乘》記載，二十四世魯菴普泰以下，第二十五世有四人：無極悟勤、徧融真圓、天璽祖印、一江真澧。《宗乘》所載，主要是無極悟勤傳雪浪洪恩一脈，雪浪洪恩屬第二十六世，傳中記其嗣法弟子眾多：

傳法弟子廿餘人，一雨、巢松、雪山、耶溪、明宗、蘊璞、若昧、碧空、無學、蔚然、瑞林、三明、歸空、格空、心光等，各分方攝化，信乎一時之盛也。<sup>41</sup>

在二十多位得法弟子中，列出名字者有十五人。再參照《宗乘》對第二十七世的記載，有傳記者為一雨（通潤）至蔚然（智觀）等十位。

在諸位法嗣的傳記中，同樣也能觀察到，嗣法者有「僅於傳法記載中列名」，或「列名並個別立傳」兩種情況。以下先將雪浪弟子及其所傳以表格列出，於每一世當中，首先列出單獨有傳的僧人法號，其次列出個人傳中所載之弟子姓名，<sup>42</sup>並將弟子中獨立有傳者，以粗體標示。由於了惠所輯的《宗乘》正編記載至二十九世止，了惠所在的第三十世，則屬轉淨上修的《續補》內容，本章先以了惠編輯的部分為主，觀察各世法嗣立傳的情形。

---

<sup>41</sup> 《賢首宗乘》，頁 221。

<sup>42</sup> 由於此處引用傳記原文的列舉，故以僧人之字號稱之。

《宗乘》所載雪浪洪恩法嗣表

二十七世	一雨通潤	巢松慧浸	雪山慧泉	耶溪志若	明宗廣詢	蘊璞如愚	若昧智明 <sup>43</sup>	碧空性湛	無學如能	蔚然智觀		
傳法弟子	汰如 蒼雪 西竺 唯觀	融徹 ……						澤潤 相玉 微密 玉浪 耳門 …… <sup>44</sup>				
二十八世	汰如明河	蒼雪讀徹	三際性通 <sup>45</sup>	微密真詮								
傳法弟子	含光 道開 若鏡 髻珠 希睿 戒冰 介石	緣中 自均 德風 智光 印持 玄道 文照	玄芳 ……	上生 慧開 含璞 ……								
二十九世	含光炤渠	道開自肩	緣中普經	自均本懷	德風書傳	印持溥聞	智光德本	文照寂覺	與樂勝慈 <sup>46</sup>	上生明隱	含璞戒珠	慧開空朗
傳法弟子	子千 石筠 佛居 觀日 髻中	文圭	曉菴 指月 彌邵	雪門	定光 明月 石壁 華藏 寶林	玄石 ……	慈蓋蔭	照霽			定裔	際明 貞佛 鑑了 惠

<sup>43</sup> 《宗乘》有載若昧智明的剃度弟子弘覺道恣（1596-1674）對智明的推崇：「弘覺禪師道恣，是師剃度弟子，其言曰：『吾師孤嬰托身蕭寺，內無悅德，外有艱緣，不自殄滅足矣，乃能南走吳越，北走燕冀，掉臂於禪叢講席，究明心性，竟為圓宗兒孫，……豈曰一代法傑，必再世現身者也。』」然因道恣為臨濟宗禪師，非嗣法華嚴的弟子，故未列入表格中。引文參《賢首宗乘》，頁 241-242。

<sup>44</sup> （碧空性湛）「弟子澤潤、相玉、微密、玉浪、耳門等，共三十二人。」《賢首宗乘》，頁 242。

<sup>45</sup> 三際性通曾參妙峰、月川、雪浪等師，後依瑞林法師並為其嫡嗣，瑞林為雪浪洪恩弟子之一，然僅列名於洪恩傳中，而無個別之傳記。

<sup>46</sup> 與樂勝慈之師為西竺法師（一雨通潤法嗣，於《宗乘》無傳。）參見《賢首宗乘》，頁 269。

雪浪洪恩一系法嗣於《宗乘》有傳者，二十七世為其十位弟子，二十八世則僅四位，包括一雨通潤（1565-1624）弟子汰如明河、蒼雪讀徹；碧空性湛弟子微密真詮；「浪大師大弟子」瑞林（僅名字見於洪恩傳中）<sup>47</sup>嫡嗣三際性通。二十九世則有十二位，其中汰如明河法嗣二人、蒼雪讀徹法嗣六人、微密真詮法嗣三人，此外有與明河、讀徹同為通潤弟子的西竺法師，所傳弟子與樂勝慈一人。

是故《宗乘》所載，實以雪浪眾多弟子中，一雨通潤、碧空性湛二人所傳為主（於上表分別以粗框和灰底標示）。通潤一系由於明河與蒼雪的講演大鈔，在當時應是聲望卓著，吸引了眾多僧人前往參學，進而依止成為弟子（詳本章第二節）；性湛一系，或因是作者了惠所處傳承，相關資料較易取得，故也有較詳細的記載。二十七世其餘諸人，傳中則少有法嗣相關的記載，目前尚未能確知，是由於資料收集的困難或其他因素。

以下先探討《宗乘》所見，南方系法嗣對經論的研習與弘講。

## 第二節 研習、講演經論

現有研究已指出，「在晚明南方華嚴弘傳的過程中，雪浪洪恩一門說法的精彩模樣始終膾炙人口，不獨雪浪洪恩，其門人亦多以說法知名當世者」。此系僧眾於弘法時，更以綜合運用「說法（語言）、註經（文字）、詩詞（文藝）等種種不同方式」為人所知。<sup>48</sup>本文擬透過對《宗乘》傳記的考察，更具體的了解此系僧眾的學習與弘法情況。相關的傳文，可能見於師長的宣講記錄，或是弟子的學習歷程，故本節將綜合考察洪恩及其後繼者對經論的研習與弘講。

### 一、雪浪洪恩及其弟子

雪浪洪恩在其師無極悟勤圓寂之後，繼之宣講《華嚴經疏》和《華嚴玄談》等，由於講經方式極具特色，令人耳目一新：

極師弘化，比來演《大疏》、講《玄談》，師盡得其旨；極師遷化，次補其處。先是，南北講肆如老塾師墨守兔園冊，口耳之間傳遞而已。師出，盡掃訓詁，單提白文，嘖呻咳唾，光明熾然，恆揭理觀，為入法之門，學者耳目煥然一新，如撥雲霧而見晴空，聞者莫不罄快，歎未曾有。<sup>49</sup>

上引文中，「兔園冊」指的是啟蒙或淺近的書籍。可見在雪浪洪恩以前，多數講

<sup>47</sup> 《賢首宗乘》，頁 251。

<sup>48</sup> 廖肇亨：〈從「清涼聖境」到「金陵懷古」：由尚詩風習側探晚明清初華嚴學南方系之精神圖景〉，《忠義菩提：晚明清初空門遺民及其節義論述探析》，頁 201。

<sup>49</sup> 《賢首宗乘》，頁 220。

者可能流於照本宣科，缺乏靈活的講授方式和實際的修證體驗。雪浪洪恩不僅在演說的模式上有所創新：「盡掃訓誥，單提白文」，也能講解實際的觀修方法：「恆揭理觀，為入法之門」，使得聽眾有耳目一新、撥雲見日之感。<sup>50</sup>

雪浪洪恩的說法蔚為風潮，影響甚廣：「說法幾三十年，……一時俊偉特達之士，無不出其座下。」<sup>51</sup>由其弟子輩（第二十七世）的傳記，更可看出洪恩在當時極富盛名，許多南方系法嗣皆是在四處參學的過程中，或聽聞其名、或受人指引而前往參訪，進而留在洪恩座下學習。

聞名而至者，如雪山慧杲（?-1609）與無學如能（生卒年不詳）：

（雪山慧杲）稍長，與一雨潤師、巢松浸師為至交。聞金陵雪浪大師為當世宗匠，遂與二師負笈往從焉。

（無學如能）髫年出家於靜居寺，長聞雪浪大師之名，遂負笈遠從焉。

52

受師長指引而往參者，如碧空性湛（1563-1636）首先參訪竹壑大師，大師勉其應當「究明我佛一代聖教為根本」，並「指引參雪浪大師」。<sup>53</sup>若昧智明（1569-1631）則是在與貴介對弈結怨、懼而走避的過程中，<sup>54</sup>巧遇洪恩開講《楞嚴》之盛會：

始過江，宿於京口銀山庵，見其徒侶經營攘攘。師怪之，人曰：「將延雪浪大師講《楞嚴經》也。」師喜動於心。居頃，浪師至，因親座下，隨至金陵。<sup>55</sup>

從弟子傳記中的側面記載，亦可見雪浪洪恩聲望之隆，「堪與紫柏真可、憨山德清、雲棲株宏等晚明三大師並稱」。<sup>56</sup>而僧眾們來到洪恩座下的因緣雖然各不相同，但都能留下來學習一段時間，直到學成後各自「分方攝化」，<sup>57</sup>也顯示洪恩

<sup>50</sup> 洪恩之師無極悟勤之說法，應已有一些創新之處，故《宗乘》言其「演說諸經，聽者驚異」，陸五臺亦讚其為「真天人師」，並建議僧錄西林延請悟勤至報恩寺說法：「宜請師主此，時時演說，開誘群蒙。」可惜傳記中於其說法風格未有著墨。參見《賢首宗乘》，頁 215-216。

<sup>51</sup> 《賢首宗乘》，頁 220。

<sup>52</sup> 《賢首宗乘》，頁 238、243。

<sup>53</sup> 《賢首宗乘》，頁 242。

<sup>54</sup> 智明之父為「廣陵郡小吏」，病故後智明出家。由於「廣陵故多豪華子弟，師漸其習，好與貴介對弈。一日，爭道不讓，彼大怒，欲以聲勢辱之，師懼，家有行人善緣，能徒步日三百里，乃議將徧探域內名山大川，以避其鋒。」《賢首宗乘》，頁 240。

<sup>55</sup> 《賢首宗乘》，頁 241。

<sup>56</sup> 簡凱廷：〈晚明義學僧一雨通潤及其稀見著作考述〉，《臺大佛學研究》第 28 期，頁 145，引用釋道忞〈淨明院思修惟公塔銘〉：「至若稱法社特起之雄，則無踰杭之雲棲宏、燕之達觀可、東吳之雪浪恩、西吳之憨山清為尤著。」《布水臺集》，CBETA 2024.R1, J26, no. B181, p. 364c8-10。

<sup>57</sup> 「（洪恩）傳法弟子廿餘人，……各分方攝化，信乎一時之盛也。」《賢首宗乘》，頁 221。

的演法確實令人心折，教學亦卓有成效。

至於研習的經論，雖然洪恩傳中僅言及《大疏》與《玄談》，然從其弟子的學習歷程，可見所授並不限於《華嚴》：

雪浪大師開法南都，師（耶溪志若）乃瓢笠而往從之十有二載。研究一家教觀及諸經論，皆造其奧。

（若昧智明）若經若論，皆循序按轡而進，一家門庭竟臻其奧。

（碧空性湛）於浪師會下，親炙十有一年，所聽兩期《華嚴》，三遍《玄談》，《法華》、《楞嚴》、《圓覺》、《起信》，皆獲悉究其幽秘。<sup>58</sup>

其中「一家教觀」蓋指華嚴教觀，如蔚然智觀（生卒年不詳）傳中言其「卒業於雪浪大師之門，深究圓宗旨趣」<sup>59</sup>。

洪恩所講之其他經論，主要包括《法華》、《楞嚴》、《圓覺》、《起信》等，這也是弟子們學成嗣法後，較常應請開講的經論。<sup>60</sup>其中多數是前代華嚴祖師已相當重視者，如五祖宗密有注《圓覺》；宋代長水子璿以注《楞嚴》知名，並曾講《圓覺》及《起信》。<sup>61</sup>而《法華》雖然在三祖法藏的《五教章》中多有引用以說明一乘圓教，但同時也是天台宗的根本教典，洪恩弟子中，以講《法華》聞名的明宗廣詢，即依台宗著作講演：「師講《法華》，全用天台《文句》，有講錄一部。」<sup>62</sup>傳至二十九世，了慧之師慧開空朗（1623-1676）更嘗示眾曰：

當知《華嚴》大經為一代時教之根本法輪，爾等既入我室、著我衣、聞我所說，當喫緊努力進修。我何室也？慈悲心是；我何衣也？忍辱心是；我何說也？清涼《疏鈔》是。如行而說，後惡世中不難化也。<sup>63</sup>

此段前半段化用了《法華經·法師品》的「大慈悲為室，柔和忍辱衣」，<sup>64</sup>卻接著以「清涼《疏鈔》」為其「說」，似乎不太著重分辨二經之異同。南方系法嗣對《法華》的看法，尚待進一步考察。

除此之外，由引文中「循序按轡而進」之語，可見雪浪洪恩的教導可能有

<sup>58</sup> 《賢首宗乘》，頁 238-239、241、242。

<sup>59</sup> 《賢首宗乘》，頁 243。

<sup>60</sup> 如一雨通潤「所講《華嚴懸談》、《法華》、《楞嚴》、《楞伽》等經；《起信》、《唯識》等論」；耶溪志若曾講《楞嚴》、《法華》、《楞伽》，尤以善講《楞嚴》為人所知，「法會有五十餘期」。分見《賢首宗乘》，頁 235、239。

<sup>61</sup> 〈宋杭州南山慧因教院晉水法師碑〉：「長水大師子璿造《首楞疏》，道行浙江，縉雲仲希親稟其義。二師亦以《圓覺》、《起信》等諸經論為人演說。法師徧參兼聽，本末全盡。」《玉岑山慧因高麗華嚴教寺志》，CBETA 2024.R1, GA020, no. 17, p. a147a8-10。

<sup>62</sup> 《賢首宗乘》，頁 239。

<sup>63</sup> 《賢首宗乘》，頁 273。

<sup>64</sup> 《妙法蓮華經》，CBETA 2024.R1, T09, no. 262, p. 32a21。

完整的研習次第，且弟子們在洪恩座下學習的時間，多有長達十一、二年者。在部分弟子的傳記中，也有敘及較為具體的學習過程，顯示「究明經論旨意」確實是洪恩及其後學投入甚深的功課。

例如，洪恩最著名的三位弟子——一雨通潤、巢松慧浸（1566-1621）、雪山慧杲，三人「同參浪師之門，執侍十餘年」。<sup>65</sup>在慧杲傳中，敘及三人勤苦學習、共論文義的情況：

執經座下，刻苦之勤，隆冬則互相背倚以借煖，夏則納足甕中以避蚊，至於燈盡夜闌而不知息。凡遇深文隱義之處，師（慧杲）先得，雨（通潤）在次，巢（慧浸）又次，推師敏悟為第一。<sup>66</sup>

此段重點當為三人不論寒暑的刻苦勤學，以及呈現雪山慧杲的「敏悟第一」，同時也顯示出，探究「深文隱義之處」，是洪恩座下學習的日常功課。

巢松慧浸傳中，還有一則三位法兄弟「各言其志」的故事：

（巢松）出家偕雪山、一雨二師同受業於雪浪大師之門，砥礪攻苦，形影相依者十餘年。

嘗各言其志，雪曰：「吾經論之暇，願讀盡天下之書，以廣我聞。」

雨曰：「吾經論之暇，願究盡教外之禪，以博我趣。」

師曰：「書與禪未盡而先自支矣，第願一心《華嚴》，終身背誦，以便我談。」後果背誦五十三卷，有病而止。<sup>67</sup>

傳中記載：「故世稱雪之才、雨之筆、巢之舌，三師可謂『有志者事竟成』矣」，<sup>68</sup>著重諸師不同方面的專長與成就。但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追求各別興趣的前提，是「經論之暇」，呼應了前文對於三人學習歷程的描述。

雪浪洪恩的弘法、教學模式，大致為後輩法嗣所繼承，如演說《華嚴》以清涼《疏鈔》為依歸，並在《華嚴》之外旁及其他經論；徒眾的學習過程，通常需要按部就班、經年累月的聽講及研讀，學成之後也能為人演說，弘化一方。

## 二、汰如明河、蒼雪讀徹到含光炤渠

雪浪之後，弘講《華嚴》的一大盛事，當屬再傳弟子汰如明河（1588-1640）、蒼雪讀徹（1588-1656）之分講《疏鈔》。《宗乘》記載諸師的講經歷程，通常是「應某人請，講某經論於某地」的簡要記錄，然對此次開演《華嚴》的始末記述甚詳，在後輩法嗣傳中，也有多處提及，可見此次演法確實影

<sup>65</sup> 《賢首宗乘》，頁 235。

<sup>66</sup> 《賢首宗乘》，頁 238。

<sup>67</sup> 《賢首宗乘》，頁 236-237。

<sup>68</sup> 《賢首宗乘》，頁 237。

響深遠，或者猶如當年雪浪洪恩之說法，使眾多僧眾由聽講的因緣，進而成為華嚴的後繼弘傳者。

此次說法的緣起，是崇禎十年（1637），明河與讀徹五十歲時「合作百歲壽筵，賦師稱慶，一時號為勝集」，二師自此訂下「分講《華嚴疏鈔》之約」。在二人傳記中，皆有說明開講《疏鈔》的原因。明河向讀徹曰：

白文經四方傳演雖盛，然昧旨者多，得旨者少，我二人若不扶《大鈔》之教觀，宗旨日久日衰，必至邪說亂行矣。<sup>69</sup>

讀徹傳中則謂曰：

華嚴一宗，自我雪浪大師掃除注疏，單提本文已來，沿習日久，後之主教者惟尚穿鑿，多逞胸臆，古人所立教觀，置而不問。若我兩人今不提唱，則《大經》教網自此滅裂，不復整矣。<sup>70</sup>

可見雪浪洪恩「盡掃訓詁，單提本文」的作法，雖然針對當時講者「口耳之間傳遞而已」的弊端，有令人耳目一新、撥雲見日之效。但發展至明河等人的時代，部分學者已不再重視「古人所立教觀」，講說之時不若洪恩一系以經論的研習為基礎，而是「惟尚穿鑿，多逞胸臆」。二師深以《華嚴》傳演過程中「昧旨者多，得旨者少」為憂，故發願提倡《大鈔》。<sup>71</sup>

崇禎十三年（1640），明河首先講演第一期：「十三年春，師首倡一期，群鶴旋空，飛鳴圍繞，又山後石吼，聲震林木，咸以為《大鈔》中興之祥也。」原訂「來春為第二期，與蒼踐更」，<sup>72</sup>可惜不久後，明河示寂入滅，餘下的講期由讀徹一力荷擔：

師獨力擔荷講第二期，亦於華山，講第三期於中峰，講第四期於慧慶，講第五期於錫山，第六期在中峰講〈十地品〉，至第三地，病篤，或勸其且止，曰：「吾與汰兄炷香發願，人天鑒知，敢背捨乎？」<sup>73</sup>

讀徹即使「病篤」，也不願暫停講演，可見其弘法願力之堅固。

雖然讀徹可能終究心有餘而力不足，《宗乘》對二師分講之約的記載止於此處，但明河與讀徹的講演《大鈔》，已影響了許多後進學者。例如緣中普經

<sup>69</sup> 《賢首宗乘》，頁 247。

<sup>70</sup> 《賢首宗乘》，頁 249-250。

<sup>71</sup> 廖肇亨認為：「從佛教史的觀點來看，對汰如明河而言，此際主要的論敵至少有二，一是……來自北地五臺山的華嚴學；另一則是禪家的華嚴學。後者主要推尊李通玄，往往不喜澄觀，……汰如明河與蒼雪讀徹發心終講《疏鈔》自是東南法門盛事，但更重要的是：這是在明清眾聲喧嘩的佛教叢林當中，定位南方華嚴學真正的頻率與波長。」見氏著，〈從「清涼聖境」到「金陵懷古」：由尚詩風習側探晚明清初華嚴學南方系之精神圖景〉，《忠義菩提：晚明清初空門遺民及其節義論述探析》，頁 234-235。

<sup>72</sup> 《賢首宗乘》，頁 247。

<sup>73</sup> 《賢首宗乘》，頁 250。

(1610-1660) 傳中即云：

唱演賢首教首，是時共推華山汰公、中峰蒼公，兩山相望如甘露門。師歸而承事蒼、汰兩公，……時二公輪講《華嚴大鈔》，師早晚入室扣請不怠，潛心力學，無間寒暑，故傳衣最早，隨侍蒼公甚久，所得亦甚深。

74

智光德本（1602-1666）傳記亦載：「中峰蒼師與臯亭汰師有互演《華嚴疏鈔》之舉，師皆始終習聽。」<sup>75</sup>

明河與讀徹於此次開講《疏鈔》前已有盛名，明河「說法於杭之臯亭、吳之華山、白門之長干，遮照圓融，道俗交攝，識者以為真雪浪之元孫也」；<sup>76</sup>讀徹也頗受當時文人推重：

凡名公巨卿、文人韻士，靡不偕來優游其下，連宵達旦，散花供石，問法而歸，如文文起、姚現聞、錢牧齋、吳駿公、王烟客、李灌溪、楊維斗、毛子晉，諸名碩輩皆謂師為「山林經濟，佛法司南」。<sup>77</sup>

二師既已倍受諸方推崇，於此情況下大力提倡《疏鈔》，當能令有興趣的學者望風歸附，也影響更多人重視《疏鈔》的教觀。

在明河與讀徹之後，《宗乘》還詳細記載了一位法嗣講演《大鈔》的過程，即二十九世名列首位的含光炤渠（1599-1666）。炤渠自崇禎十六年（1643）開始「日諷《雜華》，號召學徒」，並首先講演《玄談》，再講《楞嚴》、《法華》等經，及《唯識》、《起信》等論，十年之間「無歲不講，無講不周」。<sup>78</sup>後至順治十二年（1655），應學眾之啓請，闡《華嚴大鈔》，歷時三年，《宗乘》記其歷程與感應事蹟甚詳：

二月初五日庚申，公從方丈中手書全經要義，地忽震動，樓閣皆搖，自此演說初會，以為春期，至秋則演第二會竟。迄申、酉、戌（1656-1658）三年九會皆竟。

是秋八月，續演《行願品疏鈔》，至二十三日，地又震動，午時山頂石鼓峰鳴吼者三。及冬十月解制日，蓮華峰上空中有鶴三十餘，飛來盤旋，作舞於大殿講堂左右，繞十餘匝，久之，漸向東南角而隱。

昔高松演《大鈔》初期，有鶴來、鼓鳴二瑞，……公與高松談經相去幾

<sup>74</sup> 《賢首宗乘》，頁 264。「唱演賢首教首」，疑為「唱演賢首教者」。

<sup>75</sup> 《賢首宗乘》，頁 266。此處記載演《疏鈔》是在「崇禎丙子」（九年，1636），與明河、讀徹傳中記載稍有不同。

<sup>76</sup> 《賢首宗乘》，頁 247。

<sup>77</sup> 《賢首宗乘》，頁 249。

<sup>78</sup> 《賢首宗乘》，頁 260。

二十年，而瑞應先後同之，人益信爲《大鈔》中興之祥也。<sup>79</sup>

據引文，炤渠以三年時間，將全部《大鈔》講演完畢。人們注意到了當時感得的瑞相，與明河開講時的情景頗為相似，故認為是「《大鈔》中興之祥」。由雪浪洪恩到蒼、汰二師與含光炤渠，雖然說法的方式可能不盡相同，但南方一系對於經教的重視，尤其清涼《大鈔》的宣講教學，則是一以貫之的。

### 第三節 個人修持法門

在南方系法嗣的傳記中，對諸師的參學歷程及開演經論，幾乎都有述及，然於個人平時修持的法門，則記載較少。若僅據《宗乘》的資料，僧眾們在經論之外的修持各有側重，或修止觀，或禮懺等；臨終的歸向也各有不同。

在日常的修持方面，傳中提及者，如雪浪洪恩除了「留心義學」，也有止觀的修證：「講演撤座，默修止觀，嘗於長城山中正定二日，林木屋宇皆爲振動。」<sup>80</sup>明確言及依華嚴宗經論而修習者，則有前引之含光炤渠「日諷《雜華》」；蔚然智觀（生卒年不詳）「與友結契，修法界觀」；慧開空朗（1623-1676）依微密真詮「習賢首教，修《普賢懺》以祈智慧」。<sup>81</sup>也有先業華嚴，後歸心淨土者，如自均本懷（1611-1671）「徧參十有餘年，而於《華嚴大鈔》尤勤覃思。三十六得法於中峰蒼師，一應靖江《楞嚴》之請，歸息影林泉，棲心淨土。」<sup>82</sup>

如上所引，南方系法嗣傳記中，對於個人行門的敘述大多相當簡要，所修法門也呈現出多元的樣貌。且引文中皆未明確言及師長的指引或影響，僧眾們雖在經典法義方面，需要長時間向師長學習，在平時的定課或修持法門方面，則似乎可依個人興趣志向決定。

行者經歷一生的修持與弘化之後，生命圓滿之際，往往被視為勘驗修行成果的重要時刻。《宗乘》於此有較多的相關敘述，呈現南方系僧眾面對臨終的言行。雪浪洪恩傳中即載：

未幾示疾，集眾告別，弟子乞垂示，師曰：「如空中花，本無所有，說箇甚麼？」問滅後用龕用棺。師曰：「坐死龕子，臥死棺材，相錫打瓶，且莫安排。」沐浴更衣，端坐而逝。<sup>83</sup>

<sup>79</sup> 《賢首宗乘》，頁 260-261。

<sup>80</sup> 《賢首宗乘》，頁 220、221。

<sup>81</sup> 《賢首宗乘》，頁 260、243、272。

<sup>82</sup> 《賢首宗乘》，頁 265。

<sup>83</sup> 《賢首宗乘》，頁 221。洪恩之語在《新續高僧傳》中記為：「坐以龕子臥以棺，相錫打瓶且莫言。」《新續高僧傳》，CBETA 2024.R1, B27, no. 151, p. 80b17。洪恩圓寂的過程，還有一

洪恩指示徒眾隨緣而為，不必特意安排，最後「沐浴更衣，端坐而逝」，於臨命終時無所執著，廓然平澹。

洪恩的法嗣當中，也屢見類似的情況，如其弟子若昧智明，在坐化前尚能自在與眾道別：「崇禎四年（1631）……忽示疾於淨土蘭若。至六月，自詣龕跏趺，笑謂眾曰：『我且試耳。』遂奄然坐化。」<sup>84</sup>有「雪浪元孫」之譽的汰如明河，在講畢與讀徹約訂的第一期《疏鈔》後，即示疾入滅，至臨終仍在思惟法義：「未幾示疾，惟自念言：『心不知法，法不知心，誰為作者？誰為受者？』泊然而逝。」<sup>85</sup>從學於明河、讀徹的道開自扁（1601-1652），因病而較讀徹早亡，臨行之際也是一般風範：「屬疾數日，邀蒼師坐榻前，手書訣別，有曰：『一事無成，雙手拓開。』志氣清明，字畫端好，杖衣斂容，擲筆而逝。」<sup>86</sup>

上列數則臨終記載，並不討論關於來生的發願或趣向，主要表達的是傳主面對生死大事之時，依然來去自在、未嘗散亂。在南方系法嗣中，亦有部分法嗣最終「行歸淨土」，<sup>87</sup>如文照寂覺（1609-1657）預知時至，念佛往生：「索水澡身，合掌念佛，趺坐而化。」<sup>88</sup>與樂勝慈（1607-1663）則與前引自均本懷類似，在開演經論告一段落之後，以念佛法門為主修：

年三十四，……應期闡揚《法華》、《楞嚴》等諸部大乘經論，十有餘載，退居上乘庵，唯以淨土為指歸。未幾示疾，臨終謂母氏曰：「彌陀舟航能度苦海。」言訖而逝。<sup>89</sup>

寂覺、勝慈等人雖以往生西方為依歸，但《宗乘》的記載，與一般「往生淨土之著作」的著重點不太相同，並不著墨於念佛者臨終顯現之瑞相，<sup>90</sup>而仍強調

---

則性格更鮮明的記錄：「師臨行，弟子環繞念佛。師忽張目曰：『我不是這個家數，無煩爾爾。』」錢謙益，〈跋雪浪師書黃庭後〉，《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廖肇亨認為：「明清僧人臨命終時，以紫柏真可囊中坐化與雪浪洪恩臨終拒絕念佛二者最撼動人心。」參見〈從「清涼聖境」到「金陵懷古」：由尚詩風習側探晚明清初華嚴學南方系之精神圖景〉，《忠義菩提：晚明清初空門遺民及其節義論述探析》，頁202。

<sup>84</sup> 《賢首宗乘》，頁241。

<sup>85</sup> 《賢首宗乘》，頁247-248。明河「自念」的內容，或與《華嚴經·菩薩問明品》中，文殊菩薩對覺首菩薩的提問有關：「佛子！心性是一。云何見有種種差別？所謂：往善趣、惡趣；諸根滿、缺；……業不知心，心不知業；受不知報，報不知受；心不知受，受不知心；因不知緣，緣不知因；智不知境，境不知智。」《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2024.R1, T10, no. 279, p. 66a27-b3。

<sup>86</sup> 《賢首宗乘》，頁262。

<sup>87</sup> 關於華嚴與淨土的關係，參見陳英善，〈華嚴與淨土念佛的對話〉，《華嚴與諸宗之對話》（臺北：法鼓文化，2018年），頁229-272。

<sup>88</sup> 《賢首宗乘》，頁268。除了文照寂覺，慧開空朗也是「預知時至，面西趺坐而化」，然其傳中並無其他修淨土或念佛的記錄，僅此處「面西」與往生西方或有關連，故補充於此。參《賢首宗乘》，頁273。

<sup>89</sup> 《賢首宗乘》，頁269。

<sup>90</sup> 「往生淨土之著作，畢竟多為口傳故事之記錄，自然較偏重故事裏幻想或神話性的素材，……它的重視淨土往生之『靈驗』，就如同《法華經》、《金剛經》的靈驗故事集一樣，都無形中將疑點重重的故事加以事實化，……它們提供了不少比口傳故事更具體的事例，來印證編著者心中認為確實存在的彌陀淨土，和可以預期獲得的『往生』，帶給信仰者的無限

在捨報之際無所動搖、不散亂。

雪浪洪恩一系，於《宗乘》有載之圓寂場景，大致不出以上兩類，或「臨終正定」，<sup>91</sup>或念佛往生。從修持法門到臨終歸向的多元情況，或許也反映了《華嚴》作為根本法輪，「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sup>92</sup>包涵一切法門的特性，<sup>93</sup>行者不論選擇何法，皆能與《華嚴》的修學並行不悖。

---

的鼓舞與希望。」參見黃啟江，〈彌陀淨土的追尋——北宋「往生西方」著作的探討〉，《故宮學術季刊》第十六卷（1998），頁 85-86。

<sup>91</sup> 語出錢謙益記錄時人對道開自扁的評價：「臨終正定，因果超然。」《賢首宗乘》，頁 263。

<sup>92</sup> 《新修華嚴經疏鈔》冊 1，卷 1，頁 62。

<sup>93</sup> 如雲棲祿宏曾言：「華嚴具無量門，諸大乘經，猶是華嚴無量門中之一門耳。華嚴，天王也；諸大乘經，侯封也；諸小乘經，侯封之附庸也。餘可知矣。」參見《竹窗隨筆》，收入《雲棲法彙》，CBETA 2024.R1, J33, no. B277, p. 27c27-30。



### 第三章 雲棲系法嗣的理念與弘化

#### 第一節 法脈傳承

根據《佛祖傳》卷四〈賢首宗乘獨派傳記〉，雲棲系的傳承亦是源於魯菴普泰，為第二十四世；普泰法嗣有「徧融（真圓）、無極（悟勤）、天璽（祖印）」三人，而二十五世以徧融真圓為正宗，再傳二十六世雲棲祿宏。<sup>94</sup>祿宏傳法的情況為：

嗣法門人，多難枚舉。今傳華嚴宗者，一即土橋紹覺廣印，二即金陵月潭廣德。其餘台、相、禪、淨，各建法幢，茲不繁贅。<sup>95</sup>

顯示祿宏法嗣人數眾多，所傳法門亦非單一，其中弘揚華嚴者有二：紹覺廣承（1560-1609）與月潭廣德（1570-1639）。《佛祖傳》以紹覺廣承為二十七世正宗，第二十八至三十世依序為新伊大真（1580-1650）、德水明源（1610-1667）<sup>96</sup>和伯亭續法。月潭廣德及其法嗣，則載於卷五的〈賢首宗乘分枝畧記〉。

不同於南方系在《佛祖傳》與《宗乘》中有傳之僧眾數量、名字大致皆同，雲棲一系在二書中呈現的傳承略有差異。首先，雲棲祿宏於二書俱有傳，但內容頗有差異，且《佛祖傳》載為「正宗」，《宗乘》則列於雪浪洪恩一輩的倒數第二位。祿宏以下，《宗乘》當中有傳的雲棲法嗣，僅有月潭廣德一系，《佛祖傳》立為正宗的「紹覺廣承—伯亭續法」諸人，則皆無單獨立傳，但部分在他人傳記中略有提及（詳見本文第四章）。

至於月潭廣德一系，雖於二書俱有記載，各世人物亦無出入，內容方面仍以《宗乘》為更詳細完備，顯示《佛祖傳》在此部分的寫作，同樣大量參考了《宗乘》的內容。<sup>97</sup>本章探討傳記中雲棲系法嗣的弘修情況，論及此系人物時，將同時參考《佛祖傳》與《宗乘》之記載。

以下先據《佛祖傳》將雲棲系的傳承情形表列如下，與前一章相同，於每一世中列出單獨有傳的僧人法號，再錄其傳中所載之弟子姓名，弟子中獨立有傳者以粗體標示。

<sup>94</sup> 《華嚴宗佛祖傳》，卷4，頁31-33。

<sup>95</sup> 《華嚴宗佛祖傳》，卷4，頁33。「廣印」疑應作「廣承」，參考其後二十七世紹覺師本傳載「親近雲栖……更名廣承」；本卷最後〈賢首宗源流說〉也作「蓮居紹覺承大師」。《華嚴宗佛祖傳》，卷四，頁34、44。又，〈蓮居庵紹覺法師塔銘有序〉亦云：「大師名明理，一名廣承」《蓮居庵志》，《中國佛寺志叢刊》資料庫，第4輯，第70冊，頁0188，「中國佛教寺廟志數位典藏」網站，

<http://buddhisticinformatics.dila.edu.tw/fosizhi/ui.html?book=y095&cpage=0188> (2025/6/23)。

<sup>96</sup> 關於明源卒年，部分資料作1666年，考察明源圓寂時間為「康熙丙午臘月廿四遷化」，康熙五年12月24日，對應西元1667年1月18日，故實際卒年應為1667年。

<sup>97</sup> 詳見本文頁5。

《佛祖傳》所載雲棲株宏法嗣表（傳華嚴宗者）

二十七世	紹覺廣承	月潭廣德		
傳法弟子	新伊	勗伊閑 貝岩寶 友竹波		
二十八世	新伊大真	勗伊佛閒	貝巖性寶	友竹傳波
傳法弟子	親囑十四人 代囑十人	若晦 韞玉 怡山 雲音 次哲 靈岳 克念 恒岳 天目 雪墩 <sup>98</sup>	知白福 眉慧清 破雲嚴 木禦寬 渠怙本 示豐禮	貫六 雪罔 ……
二十九世	德水明源	雲音道周	次哲成賢	
傳法弟子	元杲 續法 成順	智圓 勝樸 持信 大雲 ……	如穎 ……	

株宏以下的華嚴宗法嗣，即使以兼載紹覺廣承、月潭廣德二人所傳的《佛祖傳》而言，有傳者的總數仍較南方系稍少。廣承與廣德雖同為雲棲高第，但二人的修學與弘化，呈現出相當不同的情況；加上《佛祖傳》對此時期「正宗」諸人的記載，遠較旁出法嗣詳細，是故本章將兩位法嗣所傳分開討論。

<sup>98</sup> 勗伊佛閒法嗣總數，《宗乘》與《佛祖傳》之記載稍有不同，前者云「門弟子有名者若干人：若晦、韞玉、……雪墩等」，似不止列舉的十人；《佛祖傳》則是直接言「嗣法者：若晦、韞玉、……雪墩，十人。」見《賢首宗乘》，頁 255、《華嚴宗佛祖傳》，卷五，頁 35。

## 第二節 廣承一系的「兼弘」探討

學者一般認為雲棲系的僧眾是諸宗兼弘，尤其紹覺廣承及其所傳也是明末弘揚唯識的重要推手之一。<sup>99</sup>而《佛祖傳》作為華嚴宗的傳承記載，並將此系人物置於「正宗」時，如何呈現諸位法嗣的生平，是本節觀察的重點。

眾所周知，袞宏主要以淨土法門自行及化他。《佛祖傳》中，也記錄了袞宏「專心淨業」的修持，及攝化居民而建成寺院的著名事蹟：

分衛梵村，見雲栖山水幽寂，結茅三楹居之，倣遠公六時專心淨業。山多虎患，時人請祝，師持咒施食以寧。歲夏亢旱，四民求禱，師允循田念佛，甘霖隨霽。方隅異之，肩材荷鑿，蘭若禪林，不日而成。<sup>100</sup>

袞宏使用的持咒、施食、念佛等方式看似平易，卻實際能為當地居民排憂解難，是故眾人自發前來協助寺院的建造。此後袞宏法緣廣布，「道俗入蓮社者，算數不可勝紀。」<sup>101</sup>

在袞宏傳記的最後，言及其傳世之著作豐富：「師之著作：《法彙》三套，一曰釋經，二曰輯古，三曰手著，共有三十餘種，並行于世。」並敘其法嗣眾多，「台、相、禪、淨，各建法幢」之盛況，<sup>102</sup>如本章第一節所引。

袞宏以下，第二十七和二十八世的正宗法嗣——紹覺廣承和新伊大真，於《佛祖傳》中所載事蹟則稍微簡略。傳文顯示二人的修持、著述和講演，似皆與《法華》和唯識關係密切。廣承傳云：

親近雲栖，……及應請諸方，命師分座。虞長儒、馮開之二先生，延師懺于勝果，感龍君護壇之應。三七後，證入法華三昧，遂會《法華文句記》，并著《唯識疏》、《毘尼錄》、《楞嚴音義》、《楞伽日記》、《心經》廣畧解等，諸方慧德皆宗之。<sup>103</sup>

廣承有修證「法華三昧」的經驗，著作則涵蓋《法華》、唯識、戒律、《楞嚴》等諸宗經論，且其義解應頗受時人肯定。

廣承的紹繼者新伊大真，也同樣有弘講或注疏唯識、戒律、《法華》等：

二十，入雲栖受具戒，……後主蓮居，力弘紹師法道。註《唯識合響》十卷。素華旭師請師為四眾說戒。吳興卽中堂，居士管瓏延師于蘇之寶

<sup>99</sup> 相關研究如劉因燦，〈華嚴宗雲棲法系考論〉，《2018 華嚴專宗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冊上，頁 101-112；簡凱廷，〈明末清初唯識學在杭州的傳衍——以紹覺廣承法系為主的考察〉，《新國學》第 11 卷，頁 217-237。

<sup>100</sup> 《華嚴宗佛祖傳》，卷四，頁 33。

<sup>101</sup> 《華嚴宗佛祖傳》，卷四，頁 33。

<sup>102</sup> 《華嚴宗佛祖傳》，卷四，頁 33。

<sup>103</sup> 《華嚴宗佛祖傳》，卷四，頁 34。

月演《法華》。<sup>104</sup>

由大真曾應蕩益智旭（1599-1655）之請前往說戒，以及應請講《法華經》，可見其於經論與戒律皆學有專精。

若據以上傳文，從袞宏、廣承至大真，固然皆以學行見重當世，但在其弘法活動及所作注疏中，似較少有與《華嚴》經論教觀相關者，僅有少數提及《華嚴》的線索。例如，《佛祖傳》在記敘袞宏對淨土法門的弘揚時，特別強調《彌陀疏鈔》與華嚴祖師的關連：「師得念佛三昧，竭力主張淨土。遂依清涼、賢首，疏鈔《彌陀》經旨」，<sup>105</sup>強調袞宏是依照華嚴祖師的方法來疏釋經典。<sup>106</sup>廣承傳中，則是從圓寂前的記錄，可知其亦曾講《大疏》：「一日，講《華嚴經疏》畢，忽顧命上首新伊，嗣講勿墜。遂合掌念佛，說偈坐化。」<sup>107</sup>

在此背景下，新伊大真傳中，除了簡略的生平事蹟，還收錄了大真傳法明源時，所付囑的長篇法語，其內容便相當值得探究。大真由華嚴與天台二宗之異同說起：

昔清涼大師，神明天縱，博瞻旁通，……雖五教十玄，與天台判釋有異，然而各言所得，以詔來者，……譬諸列侯分疆，共宣王敕，所謂離則雙美，合則兩傷，不必苟為同，而卒不相為乖反者也。<sup>108</sup>

首言兩宗是「各言所得」，不必強行合會為一，也並不互相違背。接著提到後世的台賢之爭：「四明義書之闢，蓋闢其以賢首之旨，混淆台宗，……昧者不察，一概詆訶，或譏其伏斷皆無，或議為教觀兩失，亦太甚矣。」<sup>109</sup>指出四明知禮的批評是針對山外派「以華嚴宗旨來混淆天台宗旨，而並非否定華嚴」。<sup>110</sup>其後演變成華嚴「伏斷皆無、教觀兩失」等批評，實是源於「昧者不察」的誤解。

大真接著指出，其師公雲棲袞宏、師父紹覺廣承，實皆於《華嚴》深有所悟：

雲栖師翁深契法界，遠紹清涼。先師依止輪下，盡擅其說。雖所圓悟者法華三昧，而信解行證了若列眉，故盛弘台宗，而兼說《華嚴大鈔》。誠慮晚近義學，昧兩家之旨，而橫生疑謗，故不厭分疏而剖別之。<sup>111</sup>

<sup>104</sup> 《華嚴宗佛祖傳》，卷四，頁 34。

<sup>105</sup> 以上俱見《賢首宗乘》，頁 233、《華嚴宗佛祖傳》，卷四，頁 33。

<sup>106</sup> 相關研究如：法軍，〈華嚴與淨土——從雲棲袞宏到為霖道霈〉，《法光》151（2002 年）；釋養行，〈袞宏援引澄觀《華嚴經疏鈔》思想入《阿彌陀經疏鈔》的解經方式〉，《2015 國際青年華嚴學者論壇論文集》（臺北：華嚴蓮社，2018 年），頁 K1-K26 等。

<sup>107</sup> 《華嚴宗佛祖傳》，卷四，頁 34。

<sup>108</sup> 《華嚴宗佛祖傳》，卷四，頁 34-35。

<sup>109</sup> 《華嚴宗佛祖傳》，卷四，頁 34-35。

<sup>110</sup> 張愛萍，《明末清初續法系華嚴思想研究》。

<sup>111</sup> 《華嚴宗佛祖傳》，卷四，頁 35。

此處言袞宏「遠紹清涼」，呼應開篇對清涼澄觀的讚歎，隱約可見說者在台賢二宗之間，似由接近華嚴一宗的視角出發。接著，大真言其先師（廣承）從學於袞宏，且深以當時義學者不明台賢之旨而「橫生疑謗」為憂。是故廣承雖以「圓悟法華三昧」、「盛弘台宗」聞名，實亦對《華嚴經》的「信解行證」十分清楚，並能兼說《大鈔》。由此可見，廣承傳中言其入滅前正講《華嚴經疏》，實非偶然。

最後，大真回顧自身的學習歷程，及德水明源前來就教的原因：

余不慧，少奉先師之教，天台、賢首，皆與講次。徒以神根暗鈍，弗克編記。德水抱穎慧絕倫之姿，乘願而來，慕先師之精擅華嚴也，謂余曾從聽受，時就正而咨決焉。<sup>112</sup>

大真謙稱所學有限，並將明源之從學於己，歸功於對廣承「精擅華嚴」的仰慕。囑語至此，袞宏「深契法界，遠紹清涼」的精神，為廣承與大真相繼傳承，至明源則專為學習《華嚴》而來。大真又提示明源：「汝研清涼，當審清涼與天台之所以異，而〔毋〕濫扭其所同。……稱為清涼嫡子，即是天台功臣，又何彼此分岐之異執也。」<sup>113</sup>冀其深入華嚴教義，也究明台賢之別，如此則對二宗皆有助益。

德水明源以研習《華嚴》為其志，而咨決於新伊大真，亦足見廣承、大真師徒對《華嚴》實有深入了解。明源傳中，在言其遍講諸經時，也有較多講演賢家注疏的記載：

受新伊大師囑法後，十大願師，延于法華山鄭家菴，闡《華嚴行願疏鈔》。潮鳴、興福，開講《華嚴》全部，三大長期。雲栖《彌陀疏鈔》，越州城山寺《楞嚴》，上竺《梵網戒疏發隱》，淨慈《蘭盆疏鈔》。<sup>114</sup>

至於此系弘講《華嚴》時所據注疏，從有限的記載觀之，亦以澄觀的《疏鈔》（以及澄觀疏、宗密鈔之《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疏鈔》）為主，此與袞宏著作中對澄觀的推崇是一致的。<sup>115</sup>

綜上所述，雖然廣承與大真從外顯的弘講、著述等事蹟，可能予人兼弘諸宗的印象，但由大真付囑明源的法語，明確指出了廣承一系作為袞宏門下「傳華嚴宗」的一支，對《華嚴》一貫的重視與領會。且由廣承至續法，皆注重辨

<sup>112</sup> 《華嚴宗佛祖傳》，卷四，頁 35。

<sup>113</sup> 《華嚴宗佛祖傳》，卷四，頁 35。「毋」原作「母」，疑誤。

<sup>114</sup> 《華嚴宗佛祖傳》，卷四，頁 36。

<sup>115</sup> 如袞宏在〈答蘇州曹魯川邑令〉中，指出曹魯川推崇李通玄《新華嚴經論》而批評澄觀《疏鈔》是錯誤的，並極言《疏鈔》集大成之重要性：「方山之論，自是千古雄談，而論有論體，疏有疏體。統明大義，則方山專美於前；極深探蹟，窮微盡玄，則方山得清涼而始為大備。豈獨方山，即杜順而至賢首諸祖，亦復得清涼而大備；豈獨華嚴諸祖，即三藏十二部、百家論疏，亦復得清涼而大備。」《雲棲法彙（選錄）》，CBETA 2024.R1, J33, no. B277, p. 119a3-8。

### 第三節 廣德一系的修學與弘法

除了紹覺廣承其及所傳，雲棲株宏門下還有月潭廣德一支亦傳華嚴宗。廣德傳記敘其出家、參學、弘法過程較為簡略，如《佛祖傳》云：

入雲栖為沙彌，服勤五載，與授具戒。大師勸其識見高遠，聰穎異常，命主西序，分座說法，深契教旨。年二十六，出雲栖，徧參海內名宿。

萬曆二十五年丁酉（1597）秋，受北京請，開演《華嚴》。旋歸南京天界寺，弘揚賢首教觀。崇禎十二年己卯（1639）春，應講雲栖《彌陀疏鈔》。未幾，返白下，尋卒。<sup>117</sup>

廣德出家即是在株宏座下，見識頗受株宏肯定。後出外參學，再應請開講，所講除了《華嚴》經論教觀，還有株宏「依賢首、清涼」而作的《彌陀疏鈔》。<sup>118</sup>

廣德三位法嗣——二十八世勗伊佛間（1602-1663）、貝巖性寶（?-1664）與友竹傳波（1606-1697）皆於二書並有傳。除了友竹傳波的傳記較為簡略，餘二位的從師過程於《宗乘》記述頗詳：

（勗伊佛間）往投天界月潭法師。月為雲棲高弟，雲棲門下台、賢、慈恩三宗並傳，月師專弘賢首，師爰依止而承嗣焉。

（貝巖性寶）負笈至金陵，比時江南講席星羅，莫之適從，惟天界月潭大師專弘華嚴教觀，講訓有旨，師依止習賢首教，……遂承嗣焉。<sup>119</sup>

可見廣德在當時確以專弘華嚴聞名，且於「講席星羅」的江南一帶，仍是傑出的弘法者，以「講訓有旨」為人所知。

佛間與性寶依止廣德學有所成，承嗣之後皆曾住持寺院，望重一時。佛間因備受當時文人蕭士瑋（1585-1651）、錢謙益（1582-1664）等推崇，「品望彌著，道聲遐布」，至「順治乙未（1655）始受普德之請，檀度盆集，樓閣莊嚴，彈指成就，為城南之最勝法幢矣。」<sup>120</sup>性寶亦是應請主持寺院：

<sup>116</sup> 張愛萍指出，關於大真囑語的內容，「考之徐自洙《灌頂伯亭大師塔志銘》可見……審異辯同的一段文字論述實則為株宏所講，新伊弟子德水明源又轉而說于伯亭續法，……續法和明源研究台賢在教觀判釋等諸多問題上的立場則僅承新伊大真，甚至以上溯到雲棲株宏。」見氏著，《明末清初續法系華嚴思想研究》。

<sup>117</sup> 《華嚴宗佛祖傳》，卷五，頁 28-29。

<sup>118</sup> 此處《賢首宗乘》（頁 245）僅載廣德「應講雲棲」，未言其所講經論。

<sup>119</sup> 《賢首宗乘》，頁 254、255。此部分《佛祖傳》僅略言及「往參天界月潭法師，習賢首宗」等，蓋與《佛祖傳》認為雲棲門下「專弘賢首」者不只廣德一系之看法有關。

<sup>120</sup> 《賢首宗乘》，頁 254。

諸名士輩請師主法水草庵。師初至，不堪其憂，一坐二十餘年，講論不輟，道聲肆著，與同門勗師剎竿相望，一時稱為「二甘露門」，腰包求道者，不至彼而即至此耳。<sup>121</sup>

《宗乘》當中對汰如明河、蒼雪讀徹二師，也有近於「二甘露門」的描述：「唱演賢首教首，是時共推華山汰公、中峰蒼公，兩山相望如甘露門。」<sup>122</sup>前已敘及明河與讀徹之講演《疏鈔》，對當時影響深遠，而佛閒與性寶之「講論不輟，道聲肆著」，很可能也是類似的情形。

佛閒還有講演《疏鈔》的記錄：

庚子年（1660）起，《華嚴疏鈔》長講三年。嘗謂：「大法垂秋，狂瞽交熾，如演若多迷頭狂走，欲令知本頭不失，非仍以明鏡照之不可也。」故四方仰止，如高山焉。<sup>123</sup>

傳中引用佛閒之語，頗能呼應讀徹與明河二師於崇禎十年（1637）訂定分講之約時所言：「若不扶《大鈔》之教觀，宗旨日久日衰，必至邪說亂行矣。」<sup>124</sup>皆是在眾說紛紜的時代中，認為提倡《疏鈔》是顯明正義、撥亂反正的方法。

廣德一系傳至二十九世，僅佛閒弟子雲音道周（1622-1697）與次哲成賢（生卒年不詳）有傳。成賢之傳主要著墨於其繼佛閒之後，主持普德的事蹟：

後嗣普德弘賢首教，主法六年，捍勞忍苦，整廢興頹，為力甚巨。師之同門最盛，勗師遷化，皆輪舉主席，有未住普德者，師一一推舉，職居首座，兼理院事，輔弼法門，弘揚經教，四方學者聞風而至。<sup>125</sup>

雖亦言及說法之才，然敘述較為簡略：「登座說經，法音琅琅，如傾湫倒峽，一瀉千里。所講《楞嚴義疏》、《圓覺疏鈔》、……等二十餘部。」<sup>126</sup>

道周傳中，則有較多對其研習、講演經論的記述。首先言其承嗣普德（即佛閒）之後，刻苦勤學，能繼其師講演：

力究《華嚴》宗旨，秉持強悍，精苦忘疲，義不入神，未以為得。勗師滅後，繼席三年，講演經論，敷文析義，得法自在，與勗師不相上下。師嚴道尊，遐邇歸仁，四方衲子無不信向而依止焉。<sup>127</sup>

道周對經論的解析，可謂深得其師真傳，更由於「師嚴道尊」的德行，感得

<sup>121</sup> 《賢首宗乘》，頁 255。

<sup>122</sup> 《賢首宗乘》，頁 264。

<sup>123</sup> 《賢首宗乘》，頁 254。

<sup>124</sup> 《賢首宗乘》，頁 247。

<sup>125</sup> 《賢首宗乘》，頁 270。

<sup>126</sup> 《賢首宗乘》，頁 271。

<sup>127</sup> 《賢首宗乘》，頁 270。

「遐邇歸仁」。傳中特別強調其專弘華嚴：「一生盛弘賢首教觀，他宗隻字片言，齒頰間未嘗掛及，勗師門下，不特推為義虎神龍，無礙辨才固不讓於富那之輩爾。」<sup>128</sup>

從月潭廣德至雲音道周，此系許多法嗣在修學與弘法時，皆以專注於《華嚴》為人所知。而勗伊佛閒與貝巖性寶傳中，述及經教的研習、《疏鈔》的弘講、文人的往來與推重，更是南方系法嗣傳中常見的特色。由對《宗乘》及《佛祖傳》的初步考察，可見廣德一系的弘修，似不同於一般對雲棲系「諸宗兼弘」的印象，也與上述廣承系推崇華嚴而力辨台賢的特色稍有不同。

在二十九世次哲成賢傳中，還有一處《佛祖傳》與《宗乘》的差異值得注意。《宗乘》敘述成賢的參學經歷如下：

初聽鷲峰微密大師《楞嚴經》，次聽普德勗伊大師《華嚴疏鈔》，慕單傳之學，負笈登天目山參玉林禪師，不契，遂往徧山習《唯識論》，於內大師門親炙數十年，歷研台衡大部宗旨。<sup>129</sup>

此段參學過程，在《佛祖傳》中罕有地增加了一些細節。《佛祖傳》概括成賢的參學歷程至「徧山內衡師，九會研唯識」，其後多了「蓮居聖宣《識論》，臨滄《起信》」二句。<sup>130</sup>

參照卷四續法的自傳「三十世浙水雲山法師」，此處的新增可能緣於續法的親身經歷。續法自述曾與次哲成賢為同參：「次于蓮居聽聖宣師唯識，臨滄師《起信》，次哲、恒岳、……朗碧、博也，并同參焉。」<sup>131</sup>此是續法二十四、五歲時（康熙三至四年，1664-1665），雖已參德水明源並聽講《楞嚴》，但至次年（康熙五年，1666）臘月，方受囑為「雲棲五世孫」。<sup>132</sup>成賢此時雖曾「習華嚴於勗伊」，然亦要待「數十年後」方「承嗣普德」。<sup>133</sup>

在《佛祖傳》的成賢傳記中，續法記錄了參學過程中，曾與廣德一系的後人有短暫的交會。可惜類似的補充並不多見，續法此書對多數月潭廣德及其所傳的記載，仍是本於《宗乘》而略作刪節。

<sup>128</sup> 《賢首宗乘》，頁 270。

<sup>129</sup> 《賢首宗乘》，頁 270。

<sup>130</sup> 《華嚴宗佛祖傳》，卷五，頁 39。

<sup>131</sup> 《華嚴宗佛祖傳》，卷四，頁 38。

<sup>132</sup> 《佛祖傳》中於續法在蓮居聽講的時間，並無明確記錄，此處參考〈慈雲伯亭大師古希紀（自識實行）〉：「二十四、五，蓮居學性相宗，聖先法師聽唯識，靈滄法師聽起信。二十六……本年康熙丙午，臘月八日，受老師衣法，於雲栖屬五世孫也。」《伯亭大師傳記總帙》，CBETA 2024.R1, X88, no. 1656, p. 394a6-12。

<sup>133</sup> 《華嚴宗佛祖傳》，卷五，頁 39。

## 第四章 從記載差異探討南方系與雲棲系之特色

### 第一節 南方系的傳記書寫與文藝創作

在本文考察範圍中，南方系法嗣的傳記於《宗乘》記載較詳，《佛祖傳》所見者，幾乎皆是本於《宗乘》並加以刪節。本節擬觀察二書詳略差異之處，推測《宗乘》的寫作特色與偏重，並探討這些特色是否能呼應一般對於南方系的認識與評價。

相較於《宗乘》，《佛祖傳》明顯的刪節之處，大部分是對於人物特質、為人處世風格等的描述。如雪浪洪恩傳中，《宗乘》言其平生行事：

心下如地，坦無丘陵，不立涯岸，不避譏嫌，論詩度曲，一皆隨喜，鮮衣美食，取次供養。已而飯惟豆羹，臥則芻秆，捨茶則擔水出汲，飯僧則斧薪執具。人以爲闕現少異，而不知行己有常也。

嘗住嘉興楞嚴寺，愛其池木清佳，作精舍三楹，經營浹月，手自塗墍，落成三日，飄然而去，終身不再至焉，其逍遙擺落，類皆如此。<sup>134</sup>

從洪恩面對不同時期的境遇，皆能始終如一的自在行事，生動地顯示出「心下如地」、「行己有常」的風範。在《佛祖傳》中，此二段文字僅保留了最後一部分：「師于嘉興楞嚴寺，作精舍三楹，落成而去。」<sup>135</sup>

洪恩之師無極悟勤的性格，亦僅《宗乘》有述：

師之爲人，辭色嚴厲，雖大弟子侍左右，少不如意，袖罵杖捶，不假纖毫。……至萬曆甲申（1584）正月，瓦官寺應講歸，見弟子輩，軟語撫慰，眾竊異之。至四月五日，遂趺坐而化。<sup>136</sup>

在《佛祖傳》的相應段落則如是記載：「至萬曆十二年正月，瓦官寺應講，忽於四月初五趺坐而化。」<sup>137</sup>由以上兩例可知，《佛祖傳》似較重視由具體的事件勾勒傳主的生平梗概，故自上引《宗乘》文中，保留了洪恩建造精舍的事蹟、悟勤圓寂的年代日期。雖然《佛祖傳》或因受限篇幅而需有所取捨，<sup>138</sup>但也不免令傳主的個人特色不如《宗乘》鮮明。

若進一步考察，即使是傳主的實際經歷（而非抽象的性格概述），《佛祖傳》也未必會完全保留。本文擬以蒼雪讀徹的傳記為例，進行比對與說明。讀

<sup>134</sup> 《賢首宗乘》，頁 221。

<sup>135</sup> 《華嚴宗佛祖傳》，卷五，頁 22。

<sup>136</sup> 《賢首宗乘》，頁 216。

<sup>137</sup> 《華嚴宗佛祖傳》，卷五，頁 21。

<sup>138</sup> 相較於《賢首宗乘》正編七卷，《佛祖傳》的華嚴宗人物傳記，僅佔卷四、卷五共兩卷的篇幅。

徹與明河為南方系二十八世的代表人物，明河圓寂較早，其後讀徹獨力完成二人分講《疏鈔》之約，並頗受四方文士推重。讀徹之傳是《宗乘》晚明部分最長的傳記之一，涵蓋由早年學法至弘法度眾，乃至時人評價等眾多面向。從《佛祖傳》引用的去取，一方面可推知續法記敘「旁出」人物生平時，較為重視的部分；一方面也能在對照中，反映《宗乘》記載的獨特之處。

下表以較詳細的《宗乘》為主，比較二書傳記的內容，大致分為三種情況：俱有記載且相去不遠者，以○表示；俱有記載但詳略有別者，分別以「詳」、「略」標示；一有一無者，分別以○、X表示。項目標題為本文所加。（原文詳見附表1）

蒼雪讀徹傳記內容比對

項 目	《賢首宗乘》	《華嚴宗佛祖傳》
出 生	○	○
出 家	○	○
發志參方	○	X
古心受具	○	○
多方參學	詳	略
始有詩名	○	X
通潤弟子	詳	略
隱居白門	○	X
住持中峰	○	X
文人盛讚	○	X
約定分講《大鈔》	○	X
《大鈔》講演過程	詳	略
講眾經論	詳	略
文藝成就	○	X
圓 寂	○	○
精神氣韻	○	X
事多冥會	○	X
傳法弟子	○	○

根據上表，《佛祖傳》與《宗乘》幾乎相同者，是關於傳主的出生、出家、受具、圓寂，以及嗣法弟子。前四項是僧人一生中的重要時刻，末一項是後繼者的有無，皆是記錄生平時不可或缺的資料。不僅在讀徹傳中，在《佛祖傳》引用《宗乘》的諸僧傳中，以上各項幾乎總是完整保留，少有刪節或省略。

至於讀徹的參學歷程、華嚴師承，以及學成之後開演經論等事蹟，《佛祖傳》則有較《宗乘》簡略一些的記載。例如，讀徹早年有一段遍參知識卻依舊茫然的經歷，與其後聽聞通潤講經的豁然開朗，形成相當強烈的對照：

行至浙江會稽，習《楞嚴》於耶溪法師；復至金陵，叩《法華》於石頭和尚，皆無所得。聞雪浪大師晚棲梁溪望亭，師往參焉。大師歿，巢師開講於吳之雲隱，師乃進謁聽演《唯識》，茫無頭緒。……

神宗庚戌（1610），參兩師於鳳山，乍聽《楞伽》，猶然故吾，十晝夜對卷癡坐，雙目逼如赤桃。及聽〈三自性章〉，恍如枷鎖墮地，種種憎愛忻怖，莫不帖然，自此經論觸目，一皆冰釋無滯，行住坐臥，惟覺大快而已。<sup>139</sup>

而在《佛祖傳》中，這段參學歷程概括為：「習《楞嚴》于耶溪，叩《法華》于石頭，聽唯識于巢松，聞《楞伽》于一雨，為兩嗣焉。」<sup>140</sup>僅保留了講者與經論的基本資訊，而略過對於人物狀態的描寫，與前引洪恩、悟勤之例相似。

還有部分為《佛祖傳》完全省略的事件，如住持中峰、文藝成就、感應（冥會）事蹟等，本文擬就文藝成就方面稍作說明。讀徹是明末極負盛名的詩僧，吳偉業（1609-1672）甚至讚許其為「詩中第一，不徒僧中第一」。<sup>141</sup>《宗乘》於此也記載甚詳，從讀徹以詩聞名之始：

歲除，賦詩有云：「一歲若教無此夜，百年那得暫閒人。」

有友巢雲拍案叫曰：「吾黨今夜盡可閣筆。」

內外喧傳，師之詩名，實基於此矣。<sup>142</sup>

不僅收錄讀徹所作詩句，也生動地描繪友人的稱許，以及「內外喧傳」之狀。數年之後，讀徹的詩名廣為人知：「行文作詩，新奇疊見，雖一句一字，如師子搏獸，皆用全力。諸方嘗以稱師，師則蹙額自鄙，謂非僧家本分事也。」<sup>143</sup>以上諸事，於《佛祖傳》中皆悉省去，僅保留讀徹參學及講經的記錄。<sup>144</sup>

<sup>139</sup> 《賢首宗乘》，頁 248-249。

<sup>140</sup> 《華嚴宗佛祖傳》，卷五，頁 33。

<sup>141</sup> [清]王培孫注、陳乃乾編，〈蒼雪大師行年考略〉，收於《蒼雪大師南來堂詩集》，《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頁 21。

<sup>142</sup> 《賢首宗乘》，頁 248。

<sup>143</sup> 《賢首宗乘》，頁 250。

<sup>144</sup> 《華嚴宗佛祖傳》，卷五，頁 33。

現有研究已表明，雪浪洪恩作為南方系的代表人物，也是明末清初「叢林論詩」風尚的主要推動者之一，門下僧眾亦多能詩，<sup>145</sup>於《宗乘》中也多有呈現。除了最著名的洪恩與讀徹，一雨通潤傳中，也記載其與文士的互動：「四方名士，樂與游處，……撫景希風，相與題品」，並有通潤決定出世說法時所作詩句；<sup>146</sup>明宗廣詢也在「講餘之暇，托興賦詩」；<sup>147</sup>二十九世含光炤渠與錢謙益「契同支、許，聞於四方」，炤渠開演《大鈔》時，也「自作二頌」紀錄鶴來、鼓鳴之瑞，全詩收入傳中；<sup>148</sup>道開自扁傳中，則言其「能詩，好石門；能畫，宗巨然」。<sup>149</sup>

上述諸師與詩文創作相關的事蹟，在《佛祖傳》中，僅可見炤渠賦詩紀瑞一事，且為概略敘述，並未收錄詩作。<sup>150</sup>可見續法對於僧人的文藝創作，很可能是不太重視的。此一傾向或許也受到雲棲株宏的影響，廖肇亨指出株宏在叢林論詩盛行之際，對於僧人從事詩文等「外學」多有批評，代表了「保守一派對喧騰一時的論詩風尚之反響」。<sup>151</sup>如株宏在《竹窗三筆》中有言：「不讀佛經而讀儒書，……又至於讀莊老，稍明敏者，又從而註釋之；又從而學詩、學文、學字、學尺牘，種種皆法門之衰相也。」<sup>152</sup>認為僧人的本分是究明佛經，若不讀經而投入學詩、學文等等，是法門衰敗之相。

藉由與《佛祖傳》的對比，顯示《宗乘》的傳記較常以生動的敘述，呈現傳主個人的性格特色或心理狀態；且《宗乘》於從事文藝創作的僧眾，特別關注其作品內容和時人評價。這些現象可能反映了南方一系自洪恩以下，對於詩文作為「普賢萬行」、「利人之一端」的肯定，視詩作為與士人溝通的重要工具。<sup>153</sup>不同於「禪僧習詩，始終必須面對如何與禪宗『不立文字』本旨調和的問題」，洪恩等華嚴宗人，可以根據《華嚴經》五地菩薩的「世間技藝，靡不該習」，視文學藝術為「宗教傳布的重要方式」。<sup>154</sup>然而，何以同樣以《華嚴》為基礎的雲棲株宏一系，卻對此不甚重視，甚至曾有批評，則是尚待考察的問題。

<sup>145</sup> 廖肇亨，〈明末清初叢林論詩風尚探析〉，《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20 期（2002 年 3 月），頁 5-6。

<sup>146</sup> 「一日，於斷臂崖休夏，聞遠鐘如殷勤申請之聲，因賦詩曰：『豈謂帝城虛講習，卻將唇舌累知音。』自此慨然出世，與巢公分方揚化者十有六年。」《賢首宗乘》，頁 235-236。

<sup>147</sup> 《賢首宗乘》，頁 239。

<sup>148</sup> 《賢首宗乘》，頁 260-261。

<sup>149</sup> 《賢首宗乘》，頁 262。

<sup>150</sup> 「公作鼓鶴二頌以紀其瑞。」《華嚴宗佛祖傳》，卷五，頁 36。

<sup>151</sup> 廖肇亨，〈明末清初叢林論詩風尚探析〉，《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20 期，頁 30。

<sup>152</sup> 《雲棲法彙（選錄）》，CBETA 2024.R1, J33, no. B277, p. 59b11-13。

<sup>153</sup> 廖肇亨，〈明末清初叢林論詩風尚探析〉，《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20 期，頁 6。

<sup>154</sup> 廖肇亨，〈明末清初叢林論詩風尚探析〉，《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20 期，頁 9-19。五地經文出自《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2024.R1, T10, no. 279, p. 192b9-10。

## 第二節 雲棲系的傳承與株宏的形象

在本文第三章，已提及《佛祖傳》與《宗乘》俱有雲棲株宏之傳，自株宏弟子輩以下，《佛祖傳》載有紹覺廣承與月潭廣德二系，《宗乘》僅廣德一系的法嗣有傳。然而，廣承、大真等師之名，其實亦見於《宗乘》其他法師的傳記當中。以下先據《宗乘》之文，探討編者了惠對株宏至廣承一系的看法，並與《佛祖傳》所敘法脈稍作比較。

了惠在卷首的〈緣起〉中，有「料簡他宗」一段，特別提及雲棲株宏及其所傳的情況：

原稿中，凡從事於《華嚴》者，不分講說、行持，乃至他宗，亦悉羅列，殊失繼祖列宗之旨。於徧融下出雲棲一支，其門廣，三宗並傳；今《宗乘》局，惟收金陵天界一支之專弘賢首者。<sup>155</sup>

「原稿」蓋指《宗乘》所本的印持溥聞（生卒年不詳）遺稿。<sup>156</sup>學者認為「雲棲法系是一個規模很大的教團」，「大部分僧眾都是兼弘兼修」。<sup>157</sup>由了惠此處所言「雲棲一支，其門廣，三宗並傳」，可見一斑。<sup>158</sup>據《宗乘》之標準，株宏的眾多法嗣中，僅收錄了月潭廣德一支「專弘賢首者」。<sup>159</sup>

廣承一系雖無個別立傳，卻有部分人物散見於他人的傳記中。例如，南方系第二十八世汰如明河，曾經往參雲棲株宏、紹覺廣承：「年十九，決志南游，如雲棲、介山、紹覺、耶溪諸大師門，一一參叩。」<sup>160</sup>可見廣承也是當世所知的「諸大師」之一，如《佛祖傳》所言的「諸方慧德皆宗之」。二十九世緣中普經年少出家，以《華嚴》自課，一日決意效法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先之武林，從雪松大師習天台教觀；次游古德、新伊二師之門，受法相宗旨」。<sup>161</sup>參照《佛祖傳》載新伊大真「力弘紹師法道」，有《唯識合響》等著作，<sup>162</sup>故普經從

<sup>155</sup> 《賢首宗乘》，頁 98-99。

<sup>156</sup> 顧嗣思跋文云：「永定本師……獲見金幢法師遺稿譜序宗傳，師於輟講餘暇，稽古質疑，訂訛刪冗，……葺成全書，直曰《賢首宗乘》。」金幢法師即印持溥聞，《宗乘》中有傳，言其「手闢金幢庵於城東居之……晚年欲集華嚴法統，未成而卒也。」分見《賢首宗乘》，頁 275、266。

<sup>157</sup> 劉因燦，〈華嚴宗雲棲法系考論〉，《2018 華嚴專宗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冊上，頁 112、102。

<sup>158</sup> 《宗乘》內文也多次題到雲棲株宏的多宗並傳，如言其著作「其中明天台者，為天台宗；明賢首者，為賢首宗也」；或如勗伊佛間傳中云：「雲棲門下台、賢、慈恩三宗並傳。」《賢首宗乘》，頁 233、254。

<sup>159</sup> 了惠認為「從事於《華嚴》者」不盡然是賢首宗人，故於收錄株宏法嗣時有所選擇。但觀《宗乘》內文，南方系也有一些法師似也並未「專弘賢首」，如雪浪弟子耶溪志若擅演《楞嚴》、明宗廣詢以講《法華》聞名，廣詢傳云：「時人號為『耶楞嚴，明法華』，吳越講席，二公應請者居多。」廣詢傳中未有研習或弘講《華嚴》的記錄，只提到他曾「參雪浪大師，性相經論，一一按習」（《賢首宗乘》，頁 239）。廣詢之收入《宗乘》，是否主要由於其「雪浪弟子」的身份？若是如此，則與了惠〈緣起〉所述標準或有出入。這是尚待探討之處。

<sup>160</sup> 《賢首宗乘》，頁 247。

<sup>161</sup> 《賢首宗乘》，頁 264。

<sup>162</sup> 《華嚴宗佛祖傳》，卷四，頁 34。

其「受法相宗旨」。

前已述及，廣承及其法嗣雖於思想方面「遠紹清涼」，對《華嚴》有深入了解且能教授，但若單就生平的弘法、著述之事蹟，確有「諸宗兼弘」的特色，故廣承及大真於《宗乘》當中，是南方系法嗣遍參知識時所從學的對象之一，定位及形象與《佛祖傳》中有所不同。

除此之外，《宗乘》與《佛祖傳》對雲棲株宏的記載也略有差異。在二書的傳法譜系中，株宏於《佛祖傳》為第二十六世正宗，《宗乘》中則屬雪浪洪恩一輩的旁出諸師之一。比對二書的株宏傳記，雖然生平梗概大致無異，但有幾處可能呈現了編著者不同的側重。先將此類段落表列如下（全篇傳記的對照詳見附表 2）：

雲棲株宏傳記內容比對

編號	《賢首宗乘》 <sup>163</sup>	《華嚴宗佛祖傳》 <sup>164</sup>
1	居傾，單瓢隻杖，北游五臺、雲中、京師，徧參知識。  回至金陵，得疾幾絕，病間而歸。	由此單瓢行腳，上五臺，感文殊現金色光。 過訪憨山旬日，談心甚暢。京都叅徧融法師，開示「老實念佛」四字。又詣笑隱禪師請法，深相契會，密得心要。 回至金陵，得病幾絕。痊歸浙省，
2	師於念佛三昧大有所得，遂極力主張淨土一門。 晝夜六時，單持名號，不欺心、不岐路，融萬行以彰理，即塵勞而見性，永明之後，為師一人而已。	師得念佛三昧，竭力主張淨土。 遂依清涼、賢首，疏鈔《彌陀》經旨。 道俗入蓮社者，算數不可勝紀。
3	師以平等大悲攝化一切，佛囑末世護持正法者，當依四安樂行，師實以之。其餘言行，美不勝書，詳具別傳。 今載其砥狂瀾、崇正法之一論，論曰：「空高子問於雲棲曰：『大乘當學歟？』曰：『然。』」	（無對應段落）

<sup>163</sup> 引文俱出自《賢首宗乘》，頁 230-233。

<sup>164</sup> 引文俱出自《華嚴宗佛祖傳》，卷四，頁 32-33。

	『二乘不當學歟？』曰：『然。』 『然則二乘可輕歟？』曰：『不可。』……」 <sup>165</sup>	
4	師之著作分爲三類：一曰釋經，一曰輯古，一曰手著，凡三十餘種。  其中明天台者，爲天台宗；明賢首者，爲賢首宗也。	師之著作：法彙三套，一曰釋經，二曰輯古，三曰手著，共有三十餘種，並行于世。

第一個段落是關於祿宏的參學歷程，《宗乘》並未列舉所參訪的對象，而《佛祖傳》所述較詳，記其曾參憨山德清、徧融真圓等師。<sup>166</sup>《佛祖傳》既以「徧融真圓—雲棲祿宏」為正宗，二人的交會與傳承自是不可忽略的要事，不僅祿宏傳中有提及，真圓傳中更記錄了開示的內容：「雲棲蓮大師與眾同參，師曰：『不要貪名圖利，無扳緣貴要之門，惟一心辦道，老實持戒念佛。』」<sup>167</sup>並在真圓的傳記最後依《佛祖傳》的慣例，以雙行夾注列舉嗣法者：「雲栖、如幻為嗣」。<sup>168</sup>

《宗乘》則在真圓與祿宏的傳記中，皆未及祿宏往參之事，是故僅據《宗乘》傳文，無法看出二師曾有交集。然而，前引〈緣起〉的「料簡他宗」文中，有言「徧融下出雲棲一支」，顯示了惠並非不知二人的師承關係，何以卻未於傳記中著墨，是一尚待探究的問題。

其餘幾處差異，則多與祿宏的形象和在傳法系譜中的定位有關。如對祿宏的著作，《佛祖傳》與《宗乘》都提及有釋經、輯古、手著三個類別，其後《宗乘》還有一段說明：「其中明天台者，爲天台宗；明賢首者，爲賢首宗也。」對照《佛祖傳》無此段補充，但在敘及祿宏「主張淨土」時，特別提及其「依清涼、賢首，疏鈔《彌陀》經旨。」二者相較，《佛祖傳》強調祿宏的《彌陀疏鈔》是紹繼華嚴祖師而作，《宗乘》則顯示其於天台及華嚴皆有專精。

<sup>165</sup> 收錄祿宏〈學大乘不輕二乘論〉全文。

<sup>166</sup> 「笑隱禪師」或為笑巖德寶（1513-1581）之誤，德清〈古杭雲棲蓮池大師塔銘〉記祿宏「入京師，參徧融、笑巖二大老，皆有開發。」《雲棲法彙（選錄）》，CBETA 2024.R1, J33, no. B277, p. 194c2-3。

<sup>167</sup> 《華嚴宗佛祖傳》，卷四，頁 32。《雲棲大師遺稿》有〈警眾〉八條，其中言及真圓的開示，是祿宏十分讚歎且依教奉行的：「我出家後，到處參訪。時徧融師門庭大振，予至京師叩之，膝行再請。師曰：『你可守本分？不要去貪名逐利，不要去攀緣。只要因果分明，一心念佛。』予受教出。同行者大笑，以為這幾句話那箇說不出。……予曰：『這箇正見他好處。我們渴仰企慕，遠來到此，他卻不說玄妙說凌駕我們，只老老實實把自家體認過切近精實的工夫叮嚀開示，故此是他好處。』我至今著實遵守。不曾放失。』《雲棲法彙（選錄）》，CBETA 2024.R1, J33, no. B277, p. 151c10-18。

<sup>168</sup> 《華嚴宗佛祖傳》，卷四，頁 32。

在《宗乘》當中，還有部分對祿宏的評價和推崇，未見於《佛祖傳》中。此差異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佛祖傳》於傳主的性格、行事方面，通常敘述簡略，如前一節所述；另一方面，《宗乘》著重呈現的祿宏形象，可能也和《佛祖傳》有所不同。

《宗乘》言祿宏之專修淨業，是「永明之後，為師一人而已」；又有稱許其「以平等大悲攝化一切」等，皆是相當推崇讚歎之語。傳文最後，又以極長的篇幅收錄了〈學大乘不輕二乘論〉全文，<sup>169</sup>表示此為祿宏「砥狂瀾、崇正法之一論」。整體傳文肯定祿宏的修持、弘化與護持正法，然於修行法門方面，並不強調淨土以外的其他宗派。再綜合祿宏弟子傳記中，提及雲棲門下「三宗並傳」之語，可見自《宗乘》編者的觀點，華嚴屬於祿宏所教授的法門之一，祿宏弟子中有專弘華嚴者，但其本身並未專以華嚴為業。

以上對比二書的祿宏本傳，已可見《宗乘》讚許祿宏的護法利生，而《佛祖傳》更強調祿宏與華嚴宗的關連。若再參照《佛祖傳》中的另一篇〈賢首宗源流說〉，其祿宏形象與《宗乘》中的差異將更加明顯。

〈賢首宗源流說〉（以下或簡稱〈源流說〉）收錄於《佛祖傳》卷四，正宗第三十世「浙水雲山法師」（即伯亭續法自傳）的最後。此文由華嚴法門的特色說起：「華嚴法界，洵為諸宗之根本也」，再說到歷代「傳此法界心印者」，由佛世的文殊、普賢等，到東土初祖杜順和尚、二祖雲華嚴大師等，依次列舉歷代傳華嚴宗者，最後是續法的自述，再總結云：

余不敏，愧非宏博，但于紹隆列祖之心，則未嘗敢少懈也。茲因囑後，念此一大事因緣，遂以本宗顛末，錄于法語卷尾，庶見淵源有自，授受可憑，不致與承虛接響之流同年語也。<sup>170</sup>

從「囑後」及「本宗顛末」等語，此文很可能是續法為付囑傳法所述。

〈源流說〉對祿宏的思想多有著墨，並將其置於法系傳承的關鍵位置：

迺明盛時神宗朝，初祖雲栖蓮池宏大師，教稟《雜華》，行專淨上，豎臺山之赤幟，建廬阜之香幢。《彌陀疏鈔》一書，原本清涼十門，而作意蓋攝念佛人，入法界海也。又唱演十二部經，所著書則二十餘種。輪下嗣法楊化者以百計，若稟戒修淨者，殆未易更僕數。<sup>171</sup>

<sup>169</sup> 此文亦見於《雲棲大師遺稿》。《遺稿》之末有張文嘉〈跋〉，言及此文及其他數篇祿宏作品，曾以小冊刊行流通：「余於辛丑冬日偶遊市肆，見古書舖有一小冊，題曰《山房日錄》，係休寧一僧諱廣全者，於萬歷戊寅年錄雲棲大師所著，用家刻活字板編排成篇者也。內有〈學大乘不輕二乘論〉一首、〈雜問永嘉集〉一首及此〈自責篇〉，皆世人對證之藥，而《法彙》所未載者。」參見《雲棲法彙（選錄）》，CBETA 2024.R1, J33, no. B277, p. 155b15-c26、p. 156b19-24。

<sup>170</sup> 《華嚴宗佛祖傳》，卷四，頁 40-45。

<sup>171</sup> 《華嚴宗佛祖傳》，卷四，頁 43。「淨上」應為「淨土」之誤。

此文直接標舉祿宏的思想是「教稟《雜華》」、「攝念佛人，入法界海」，故祿宏雖弘揚淨土法門，實是由華嚴教義出發，<sup>172</sup>作為華嚴宗祖師的形象也更加鮮明。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此文稱祿宏為「初祖」，學者認為這是在由杜順至續法的「大宗譜法」之外，另外採用了「小宗譜法」追溯「有限且完整的宗族世系」。<sup>173</sup>前已言及《佛祖傳》詳細記錄了雲棲祿宏往參徧融真圓的事蹟，何以此處對於近世的「初祖」，是定於祿宏而非真圓呢？可能由於祿宏之參訪真圓，是單次的請益而非長時間的從學或嗣法，真圓的開示也非針對《華嚴》而發。相較之下，由祿宏至明理、明理至大真等，則有更明確的師承關係，以及《華嚴》教學的事蹟可考。故大真付法明源時亦言：「雲栖師翁深契法界，遠紹清涼。先師依止輪下，盡擅其說」，<sup>174</sup>可說是同樣以祿宏為近世法系傳承的初祖。

---

<sup>172</sup> 荒木見悟亦認為「在祿宏的淨土思想的基礎中，融有『華嚴學』的教法。」參見荒木見悟著，周賢博譯，《近世中國佛教的曙光——雲棲祿宏之研究》（臺北：慧明文化，2001年），頁155。

<sup>173</sup> 劉因燦，〈華嚴宗雲棲法系考論〉，《2018華嚴專宗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冊上，頁102。

<sup>174</sup> 《華嚴宗佛祖傳》，卷四，頁35。



## 第五章 結論

本文以《宗乘》與《佛祖傳》的人物傳記為主，考察明末清初華嚴南方系與雲棲系的弘修與傳承，以兩系代表人物——雪浪洪恩、雲棲株宏所處的第二十六世以下，至第三十世《宗乘》編者西懷了慧、《佛祖傳》編者伯亭續法以上，為主要討論範圍。

南方系法嗣於《宗乘》與《佛祖傳》所載人物一致。雪浪洪恩的弟子有傳者十人，其後主要記載一雨通潤與碧空性湛所傳。洪恩以獨特風格講演《大鈔》，聲名遠播；門下弟子通常經歷多年研究經論要義，學成之後能夠為人演說。洪恩的再傳弟子明河、讀徹，以及三傳弟子照渠，皆有講演《大鈔》的詳細記錄，顯示南方系對《大鈔》始終十分重視。除了重視經論為共同特色，個人平時的修持法門則各有側重，臨終趣向亦非單一。

至於雲棲株宏以下，傳華嚴宗之法嗣，《宗乘》只收錄廣德及其所傳，《佛祖傳》載有二系，以廣承一系為正宗，廣德一系為旁出，兩系弘法情況相當不同。廣德一系以專弘賢首聞名，似有部分特色與南方系僧眾相近：廣德弟子佛閒曾講《疏鈔》，並與法兄弟性寶望重一時；佛閒弟子道周勤學經論，能繼其師講演。

廣承及其弟子大真，雖以弘揚唯識或法華為人所知，然實也對《華嚴》深有所得，並重視分辨台賢之異同；傳至明源與續法，則明確以《華嚴》為業。《佛祖傳》以株宏為近世賢首宗之初祖，並強調其「教稟《雜華》」、「遠紹清涼」；後世的傳承者即使兼弘他宗經論，仍能繼承株宏以華嚴為基礎的特色。

《宗乘》與《佛祖傳》所載人物雖然多有重疊，但在同一人的傳記中，《宗乘》通常較為詳細，有更多對於傳主性格行事、心理狀態的描寫，使得人物形象生動，並記錄傳主的詩文作品、交遊情形；《佛祖傳》則通常僅保留關鍵事件的梗概。這樣的差異，呼應了南方系與雲棲系代表人物截然不同的理念：洪恩以詩文為利人方便，法嗣中詩僧輩出；株宏則反對僧眾從事詩文等種種外學。

本文初步考察了明末清初南方系與雲棲系僧眾在《宗乘》與《佛祖傳》中的記載，但關於此二華嚴法系的傳承與發展，還有許多相關文獻尚待探討，如諸師留存的著作，以及當時文人的詩文集等。未來若能綜合參考各類文獻，當能對此時期的華嚴宗發展，有更深入而具體的了解。



## 參考文獻

### (一) 佛教典籍與古典文獻

-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CBETA 2024.R1, T09, no. 262。
-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2024.R1, T10, no. 279。
- 〔宋〕志磐，《佛祖統紀》，CBETA 2025.R1, T49, no. 2035。
- 〔清〕續法，《法界宗五祖略記》，CBETA 2024.R1, X77, no. 1530。
- 〔清〕續法、徐自洙，《伯亭大師傳記總帙》，CBETA 2024.R1, X88, no. 1656。
- 〔明〕道忞，《布水臺集》，CBETA 2024.R1, J26, no. B181。
- 〔明〕株宏，《雲棲法彙》，CBETA 2024.R1, J33, no. B277
- 〔明〕李翥撰，〔清〕丁丙補，《玉岑山慧因高麗華嚴教寺志》，CBETA 2024.R1, GA020, no. 17。
- 〔民國〕喻謙，《新續高僧傳》，CBETA 2024.R1, B27, no. 151。
- 〔唐〕澄觀撰，華嚴編藏會主編，《新修華嚴經疏鈔》，臺北：華嚴蓮社，2004年。
- 〔明〕讀徹撰，《蒼雪大師南來堂詩集》，《清代詩文集彙編》冊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清〕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 〔清〕西懷了惠、興宗祖旺、景林心露等著，廖肇亨主編，簡凱廷點校，《明清華嚴傳承史料兩種——《賢首宗乘》與《賢首傳燈錄》》，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7年。
- 〔清〕續法，《華嚴宗佛祖傳》，清刻本。

### (二) 專書

- 周叔迦，《中國佛學史》，《周叔迦佛學論著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長谷部幽蹊，《明清佛教教團史研究》，京都：同明舍，1993年。
- 荒木見悟著，周賢博譯，《近世中國佛教的曙光——雲棲株宏之研究》，臺北：慧明文化，2001年。
- 陳英善，《華嚴與諸宗之對話》，臺北：法鼓文化，2020年。
- 廖肇亨，《中邊·詩禪·夢戲——明末清初佛教文化論述的呈現與開展》，臺北：允晨文化，2008年。
- 廖肇亨，《忠義菩提：晚明清初空門遺民及其節義論述探析》，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3年。
- 廖肇亨，《倒吹無孔笛——明清佛教文化研究論集》，臺北：法鼓文化，2018年。

### (三) 學位論文與單篇論文

- 周玟觀，〈明清華嚴傳承史料中的靈驗敘事及隱喻〉，《2019 華嚴專宗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冊下，臺北：華嚴蓮社，2019 年，頁 373-387。
- 法軍，〈華嚴與淨土——從雲棲祿宏到為霖道霈〉，《法光》151，2002 年。
- 孫昌武，〈詩僧蒼雪〉，《普門學報》第 20 期，2004 年，頁 351-368。
- 張雪松，〈被發明的傳統——晚明佛教宗派的復興與佛教譜學的成立〉，《哲學門》第 13 卷第 2 期，2012 年，頁 157-170。
- 張愛萍，〈《賢首宗乘》的作者及其學術價值〉，《世界宗教研究》2014 年第 2 期，頁 57-66。
- 張愛萍，《明末清初續法系華嚴思想研究》，未刊稿。
- 黃啟江，〈彌陀淨土的追尋——北宋「往生西方」著作的探討〉，《故宮學術季刊》第 16 卷，1998 年，頁 59-86。
- 劉因燦，〈華嚴宗雲棲法系考論〉，《2018 華嚴專宗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冊上，臺北：華嚴蓮社，2019 年，頁 101-112。
- 簡凱廷，〈晚明義學僧一雨通潤及其稀見著作考述〉，《臺大佛學研究》第 28 期，2014 年，頁 143-190。
- 簡凱廷，〈明末清初唯識學在杭州的傳衍——以紹覺廣承法系為主的考察〉，《新國學》第 11 卷，2015 年，頁 217-237。
- 釋滿貴，《明末華嚴思想弘傳研究》，高雄：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碩士論文，1996 年。
- 釋養行，〈祿宏援引澄觀《華嚴經疏鈔》思想入《阿彌陀經疏鈔》的解經方式〉，《2015 國際青年華嚴學者論壇論文集》，臺北：華嚴蓮社，2018 年，頁 K1-K26。
- 闕正宗，〈清初華嚴學的復興——以柏亭續法（1641-1728）為中心〉，《2012 華嚴一甲子回顧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冊上，臺北：華嚴蓮社，2014 年，頁 191-204。
- 顧明義，《明遺民詩僧蒼雪研究》，蘇州：蘇州大學碩士論文，2015 年。

### (四) 網路資源

- 法鼓文理學院，「中國佛教寺廟志數位典藏」網站，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ila.edu.tw/fosizhi/ui.html?book=y095&cpage=0188> (2025/6/23)。

附表 1：蒼雪讀徹傳記對照表

項目	《賢首宗乘》	《華嚴宗佛祖傳》
出生	法師名讀徹，字蒼雪，別號南來，滇南陳貢縣人也。姓趙，父碧潭，母楊氏。	法師名讀徹，字蒼雪，別號南來，滇南陳貢縣人。姓趙，父碧潭，母楊氏。
出家參學	師方十一歲，送雞足山寂光寺依水月法師為沙彌。 年十九，發志參方，屢出屢為師所制。一日發憤，三日三夜奔至雲南省城，方乃得脫，自此孤瓢隻影，悠悠萬里，得達金陵。	十一歲出家，鷄足山寂光寺水月為師，
古心受具	時當古心和尚開戒於靈谷，師乃進具毘尼焉。	具戒于金陵靈谷古心和尚，
多方參學	行至浙江會稽，習《楞嚴》於耶溪法師；復至金陵，叩《法華》於石頭和尚，皆無所得。 聞雪浪大師晚棲梁溪望亭，師往參焉。 大師歿，巢師開講於吳之雲隱，師乃進謁聽演《唯識》，茫無頭緒。	習《楞嚴》于耶溪， 叩《法華》于石頭，  聽唯識于巢松，
始有詩名	歲除，賦詩有云：「一歲若教無此夜，百年那得暫閒人。」 有友巢雲拍案叫曰：「吾黨今夜盡可閣筆。」內外喧傳，師之詩名，實基於此矣。	
通潤弟子	神宗庚戌（1610），參雨師於鳳山，乍聽《楞伽》，猶然故吾，十晝夜對卷癡坐，雙目逼如赤桃，及聽〈三自性章〉，恍如枷鎖墮地，種種憎愛忻怖，莫不帖然，自此經論觸目，一皆冰釋無滯，行住坐臥，惟覺大快而已。 師與汰公為雨師上首弟子，凡雨師瓶錫所至，挾侍左右，綱領大眾，若性若相，若圓融具德之學，一皆窮源極奧。昔之稱巢、	聞《楞伽》于一雨，為雨嗣焉。

	兩者，此時稱蒼、汰矣。	
隱居白門	天啓甲子（1624）春，師隱居白門廿四松山居，即大司馬吳本如供高僧處也。	
住持中峰	<p>戊辰（1628）冬，堂中法鼓忽鳴者三，踪之，寂無人。不數日，汰師在中峰遣僧使賚書請師說法，師應之。</p> <p>期事將終，汰師以院事卸肩爲請，師唯唯不決，汰師以常住事密整書契，給以他事別往，師送之。回，侍人報云：「汰師去矣。」師嘆曰：「這條擔子在我肩上耶。」眾人歡賀，師獨以爲憂。</p> <p>而十年之間，佛殿、樓閣、禪堂、齋堂、丈室、僧寮、廚房、浴室，靡不悉備，內外煥然，山林一新，爲吳中名刹。</p>	
文人盛讚	凡名公巨卿、文人韻士，靡不偕來優游其下，連宵達旦，散花供石，問法而歸，如文文起、姚現聞、錢牧齋、吳駿公、王烟客、李灌溪、楊維斗、毛子晉，諸名碩輩皆謂師爲「山林經濟，佛法司南」。	
約定分講《大鈔》	<p>崇禎丁丑（1637）正月，師壽五十，與汰師同日而誕，合作百歲壽筵，賦詩稱慶，一時號爲「勝集」。</p> <p>二師自此遂訂分講《華嚴疏鈔》之約，謂曰：「華嚴一宗，自我雪浪大師掃除注疏，單提本文已來，沿習日久，後之主教者惟尚穿鑿，多逞胸臆，古人所立教觀，置而不問。若我兩人今不提唱，則《大經》教網自此滅裂，不復整矣。」</p>	

<p><b>《大鈔》 講演過程</b></p>	<p>崇禎十三年（1640）春，故汰師講《華嚴疏鈔》第一會於華山，不久順世。</p> <p>師獨力擔荷講第二期，亦於華山，講第三期於中峰，講第四期於慧慶，講第五期於錫山，第六期在中峰講〈十地品〉，至第三地，病篤，或勸其且止，曰：「吾與汰兄炷香發願，人天鑒知，敢背捨乎？」</p>	<p>崇禎庚辰春，汰師講《華嚴》于華山，不久順世。</p> <p>師繼講，初期華山，次中峰，三慧慶，四錫山，五又中峰，至〈十地品〉，患疾隨愈。</p>
<p><b>講眾經論</b></p>	<p>師於大乘經論貫通純熟，不輟講演，或在山中，或應別請。</p> <p>除《大鈔》外，如《法華》、《楞嚴》、《維摩》等經，《起信》、《唯識》、《中》、《肇》等論，華嚴三觀、華嚴教義章，始末共十六座。</p>	<p>經論前後共十六座。</p>
<p><b>文藝成就</b></p>	<p>行文作詩，新奇疊見，雖一句一字，如師子搏獸，皆用全力，諸方嘗以稱師，師則蹙額自鄙，謂非僧家本分事也。</p>	
<p><b>圓寂</b></p>	<p>至順治丙申（1656）夏，安居金陵華山，見月律師，師之弟也，請講《楞嚴》，纔啓第二卷，得疾。至閏五月廿二日，疊膝泊然而逝。</p> <p>生於萬曆戊子（1588），世壽六十九，法臘五十，龕歸吳門，塔於中峰之頂。</p>	<p>順治丙申夏，華山見月律師，師之弟也，請講《楞嚴》。至二卷示疾，閏五月廿二，疊膝而逝，</p> <p>壽六十九，臘五十，塔于中峰之頂。</p>
<p><b>精神氣韻</b></p>	<p>師貌古眼豁，神澄氣壯，出言成文，意趣風生，標格韻致，渾如晉代人物，</p>	
<p><b>事多冥會</b></p>	<p>雖脫略世相，舉動之間事多冥會。師建大殿，采石柱於山巖，匠氏徧探，無可運斤之地，師夜夢跨馬神人指其所，明晨尋至一同夢境，指匠采之，一殿之柱，無欠無餘。</p>	

	<p>濬一古井，建亭覆之，得兩石碣，姓字與今施主全同。</p> <p>《華嚴》大經，常慮無修證大懺，師講《疏鈔》於華山，時有滇南僧普潤，來自沐府，賚唐朝一行禪師所造《華嚴懺法》四十卷，送師校梓流通。</p> <p>恰當中興《大鈔》而出賢首祖像，江南寺院淹沒無聞，師應講於城東昭慶，有僧從雙塔寺塵埃中搜一畫像獻之，細觀乃賢祖之真儀也。如此應兆，指不勝屈，是亦不可思議之餘也。</p>	
傳法弟子	傳法弟子七人：緣中、自均、德風、智光、印持、玄道、文照。	法嗣緣中、自均、德風、智光、印持、玄道、文照七人。

(以法鼓文理學院「DEDU 對讀文獻系統」輔助製作)

附表 2：雲棲祿宏傳記對照表

項目	《賢首宗乘》	《華嚴宗佛祖傳》
出生	法師名祿宏，字佛慧，別號蓮池，志所歸也。 俗姓沈氏，古杭仁和人，世為名族。	第二十六世雲栖大師，名祿宏，字佛慧，別號蓮池。 俗姓沈，杭城仁和人。父明齋，母周氏。
早年向佛	年十七，補邑庠， 以學行重一時，每講論必折歸佛理，又書「生死事大」字於案，業已棲心淨土矣。	生于嘉靖十四年正月廿二日也。 年十七，補邑庠， 娶妻張氏，生一子。相繼亡後，繼娶湯氏。
父母繼亡	年二十七，父明齋公喪，三十一，母周氏喪， 因涕泣曰：「親恩罔極，正吾報答之時也。」	二十七，喪父。三十，喪母。 三十一歲，臘月除夕，命繼室點茶，捧至，玉盞碎，師笑而歎曰：「萬物有無常。」
剃髮受具	嘉靖丙寅（1566），別妻孥，竟投西山性天大師祝髮，至昭慶，從無塵玉律師乞受具足戒。	次年往無門洞性天理和尚祝髮。昭慶無塵玉律師具戒，當嘉靖四十五年也。
遍參知識	居傾，單瓢隻杖，北游五臺、雲中、京師，徧參知識。  回至金陵，得疾幾絕，病間而歸。	由此單瓢行腳，上五臺，感文殊現金色光。過訪憨山旬日，談心甚暢。京都叅徧融法師，開示「老實念佛」四字。又詣笑隱禪師請法，深相契會，密得心要。回至金陵，得病幾絕。痊歸浙省，
雲棲緣起	隆慶辛未（1571），乞食梵村，愛其山水，結茅三楹居之。	分衛梵村，見雲栖山水幽寂，結茅三楹居之，倣遠公六時專心淨業。
居民歸附	山多虎，師祝之，虎不傷人；  歲大旱，師禱之，雨即隨注。	山多虎患，時人請祝，師持咒施食以寧。 歲夏亢旱，四民求禱，師允循田念佛，甘霖隨霽。

	居民異之，相與肩材木、荷鋤鑿，不日而成蘭若，得碣礎曰：「此雲棲寺之故物也。」	方隅異之，肩材荷鑿，蘭若禪林，不日而成。
寺宇規模	然外無崇門，中無大殿，惟禪堂安僧，法堂奉經像，餘取蔽風雨已耳。	
行歸淨土	師於念佛三昧大有所得，遂極力主張淨土一門。 晝夜六時，單持名號，不欺心、不岐路，融萬行以彰理，即塵勞而見性，永明之後，為師一人而已。	師得念佛三昧，竭力主張淨土。 遂依清涼、賢首，疏鈔《彌陀》經旨。 道俗入蓮社者，算數不可勝紀。
圓寂	臨終時入堂囑曰：「我言人命無常，眾不肯聽，只待一撞一跌，才信我也。明日我要遠行。」眾留之，回坐丈室，瞑目無語，眾省覺，奔至圍繞，師復開目云：「汝等老實念佛。」言訖，面西端坐而逝。 此萬曆四十三年（1615）七月初四日也。世壽八十一，僧臘五十。	八十一，七月間，將西歸時，預設茶齋辭眾。 逮初四早，示大眾老實念佛。亭午，地涌白蓮無數，鼻垂雙箸，接唇而止，即西念佛數聲坐化。頂中煖氣逾時不散。 示寂于萬曆四十三年七月初四日也。
德行高尚	師以平等大悲攝化一切，佛囑末世護持正法者，當依四安樂行，師實以之。其餘言行，美不勝書，詳具別傳。	
護法之論	今載其砥狂瀾、崇正法之一論，論曰：…… （〈學大乘不輕二乘論〉）	
著作	師之著作分為三類：一曰釋經，一曰輯古，一曰手著，凡三十餘種。 其中明天台者，為天台宗；明賢首者，為賢首宗也。	師之著作：法彙三套，一曰釋經，二曰輯古，三曰手著，共有三十餘種，並行于世。
弟子		嗣法門人，多難枚舉。

		今傳華嚴宗者，一卽土橋紹覺廣印，二卽金陵潭廣德。其餘台、相、禪、淨，各建法幢，茲不繁贅。
--	--	--

(以法鼓文理學院「DEDU 對讀文獻系統」輔助製作)

